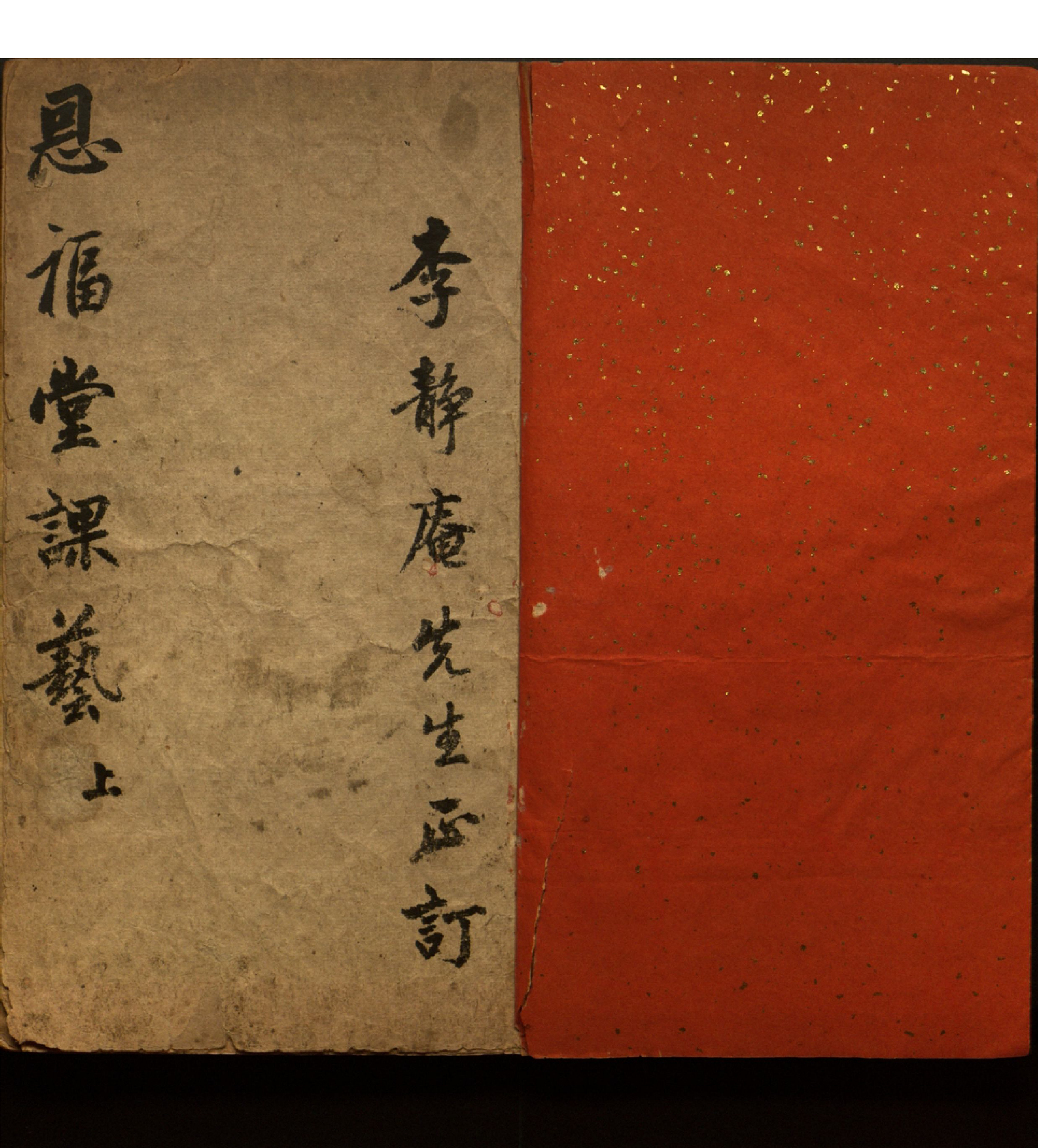

李靜庵先生正訂
恩福堂課藝 上

余學制藝於長沙蕭雲巢先生植其基而於松江李靜庵先生得其要辛亥春徂壬子夏讀經之餘間日一篇屆秋期先生所點竄者莫不心領神會一字無遺登賢書成進士先生之力也癸丑春闈先生亦與試出闈示草首藝講末提比起句恰與先生出落同非深有得於素日講貫者能如是耶因輯窓課以志不忘西席諸君多待試者嘗置案頭於戊子冬余赴戍時手致之遂於戍所題識



毋自欺也

欺在於自誠意者所深戒也夫既自知之而意不足以赴之則自欺矣誠意者可不力為禁乎且夫學者志切潛脩無不可外質諸人亦無不可內證諸己蓋已有知而意有所赴已有意而知若為招知與意本起于相因而意與知或不能相副不必其背而馳也纖微之未盡意即負所知焉斷非誠意者所敢出也前此知有未盡則其意之游移而無主者共諒其欲誠而無由也原無所為欺也若夫知已貫通而其意之因循而不果者未稱其所知之本量也不可謂非欺也欺誰乎自欺而已欺每伏于人所不及覺顧以

人所不及覺而知之引吾意于無盡者輒畏難而苟安焉是即欺之甚者矣勉之者亦徒勞愛之者亦莫助為問孰有此知而意不與之為應乎則當準乎知之所至毋留餘憾焉耳欺每乘于己所不及防顧以為己所不及防而意之就吾知以向往者僅淺嘗而輒止焉是更欺之尤者矣父兄之教不能強師友之勸若罔聞焉問孰發此意而知竟虛以相待乎則當堅乎意之所萌毋遺内疚焉耳是非之淆亂審焉而未明其概擇焉而未得其詳有時而為人所愚者固無論也明明以吾之知導吾之意而或不免中情之畏葸或竟為外物之動搖是天下形氣相隔之人不忍我欺而我忍自為欺也誠有不堪還質諸己者矣理欲之紛乘辨之而不悉其原處之而不得其當有時而為人所蒙者固其宜也明明以吾之意實吾之知而或持于顯者輟于微或圖其遠者忽其近是天下陰隲相協之人不敢我欺而我敢自為欺也誠有不能默証于己者矣必也斷其欺之根株而不使須臾之偶啓杜其欺之罅隙而不留餘地以相容則試驗之于好惡

子曰詩三百

聖人欲明詩之為用而約舉其數焉夫人第知有詩而不知詩之為用則詩自為詩而已不幾虛此三百篇耶且吾夫子嘗示人以學詩矣夫學詩而第狃於章句之末不悟其本旨之所存則其讀詩也已粗而其視詩也亦泛雖終日流連於六義之中而卒莫得其益大抵皆昧于詩之為用也夫子所為慨然曰詩之為教大矣哉先王為世道盛衰之所係故命太師以採之而輶軒所至莫不録其風謠以輯為成書此詩之所以相傳而弗替也吾亦因世風升降之所關故綜篇什以刪之而朝野所歌莫不按其體製以垂

為經術此三百之所以並行而不悖也詩必視乎其地此一邦之
詩非彼一邦之詩也十五國之風土人情各有所尚其中勞人思
婦托興於山川草木夫固婉而成章矣即或詞屬稱揚非有過情
之譽或意含諷刺亦無已甚之詞豈其無因而作徒誇富麗于文
章乎則詩固有寓於詩之中者而三百篇特其末迹也詩每異于
其時前一代之詩非後一代之詩也千百年之禮俗敎治不必盡
同其間卿士大夫揄揚于清廟明堂夫固藏諸故府矣即或對揚
稽拜賡同喜起之歌或嘆息咨嗟聊冀箴規之納豈其率臆而談
徒博披吟于几席乎則詩固有餘于詩之外者而三百篇綜其大

備也然則以三百為少者非也自饗賓祭祖以下及于築室授衣
具載其中雖欲增之而無可增也前之人綜其美備後之人攬其
始終則三百本無缺略之端而何嫌于少然則以三百為多者亦
非也自關雎麟趾以漸及于殷武閟宮各循其類雖欲減之而無
可減也作詩者發為咏歌讀詩者觀其正變則三百自見源流之
合而不覺其多一言可蔽吾讀魯頌駉篇而不禁恍然矣

子曰大哉問

聖人欲救禮之失故大時人之問焉蓋夫子深憂行禮者之忘其本也而於林放之問美之曰大哉豈非欲救禮之失乎且夫時至春秋大抵踵事增華而自以為禮適成其末流之陋習而已吾夫子情殷敎化方欲力挽其頹波偶聞一有益於人心風俗之言遂不覺欣賞之動於中也昔林放問禮之本而子深嘉之曰子欲知禮之本耶子之問豈偶然耶同流合汙之中而子獨興高議則志切於維持目染耳濡之際而子獨寄遐思則志超乎儔類今夫水之沛然也或散為百川或委於四海夫非猶是水也與而不知水

固有自來矣觀水而不得其源則無論望洋興歎僅得餘波且將執一勺之多行潦之細而沾沾焉號於人曰水在是也抑何所見之小乎而今子之所問是猶觀浩浩滔滔之水而欲探其源也今夫木之蔚然也或上緣而為喬或族生而為灌夫非猶是木也與而不知木固有所起矣愛木而不念其根則無論撫樹盤桓僅邀餘蔭即或指不改之柯不易之葉而欣欣焉告於人曰木如是也抑何所識之淺乎而今子之所問是猶睹鬱鬱葱葱之木而欲尋其根也大哉廣其見于朝廷閭巷之間者哉念自周流列國以來與學士大夫相酬酢問萍實者有人問商羊者有人問專車者有人誰復舉先王之軌物從容以相質也夫嬉戲而陳俎豆素存好禮之心而不意函丈周旋殷然有同志則吾意中所每念不忘者即子意中所懷疑莫釋者也而豈得謂當前考訂僅等諸請業請益之常大哉游其心於文武成康之盛者哉念自友教四方而後與搢紳先生共蒐羅問樂於萇宏問官於郯子問禮於老聃亦惟恐末俗之步趨漸失乎古意耳夫秉筆而作春秋祇此維禮之念而何幸素心晨夕別具夫遙情則乍聆之而以為叔獲者即徐按之而更有餘味者也而豈得謂此日推求難例諸諮善諮謀之雅噫禮從其朔風徽每溯夫先型而禮失可求大指即徵諸日用吾

試為子言禮之本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斥權臣之諷詞而警之以天焉甚矣媚之不足言也獲罪於天豈能恃禱以免乎子故為言媚者深警之且夫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則凡非禮非義之事不屑為也即凡非禮非義之言不屑聽也蓋人生莫不受命於天而吾夫子奉若不違息息可與天心相質對故嘗於子路之請禱自信為禱之已久夫亦一衷諸禮義焉耳日者王孫賈有問夫子正告之曰媚奧媚竈之言子大夫以為然乎哉循五祀之文而馨香以祝禮固然也而如曰福原无妄可龥諸冥漠之中則斷非禮之所可托順四時之序而俎豆是陳義固然

也而如曰神本有靈當予以逢迎之報則斷非義之所敢妄吾得據理以斷之曰不然也今夫秉彰癉之權而制生人之命者豈非天哉天之視聽最捷人不能視者天已視之人不能聽者天已聽之究之天之視聽皆人所自呈也吾人一念不敢少縱亦兢兢於天之視聽焉耳而乃以如脂如韋之行自眩其姱修則雖容悅為工自謂他人所莫測而不知天已厭之矣天之禍福至公其人不必求福而天福之其人不必求禍而天禍之究之天之禍福皆人所自取也吾人一事不敢稍欺亦凜凜於天之禍福焉耳而乃於以享以祀之餘妄冀其呵護則雖揣摩甚熟自謂素願之可償而不

知天必討之矣噫獲罪於天矣其將何術以自免哉凡人有悔過之心於是乎有禱如桑林之禱是已然非所論於罪也無端而巧其言無端而令其色偏欲於春祈秋報之外別事夫營求此即罪之不可逭者矣試觀王者秉乾出治而放流罔赦猶將共示以創懲況天之臨下有赫者哉凡人有乞靈之處於是乎有禱如煬宮之禱是已然非所論於天也豈不知臨在上豈不知質在旁明見有賞善罰惡之條欲移其喜怒此即天之不能恕者矣試思史臣秉筆直書而斧鉞森嚴猶將顯誅夫心意況天之厥類維彰者哉則將默禱之於輿而輿不能助也呼號莫應不勝其上下求索之

思則將申禱於竈而竈不能救也悔悟已遲亦誰憐寤寐驚皇之
象無所禱也尚得以媚奥媚竈之言為然乎哉

子曰弗如也

信賢者之不敢望因其所明以示斷焉夫人有所弗如特患不自
知耳若子貢自知之明矣予故深然其說云且夫吾黨度量之相
越豈不遠哉有待師友明示而後知者即有不待明示而已知者
其不待明示而已知者聖人品定之深衷彼其人先已見及則直
陳其說于聖人之前固已適合于聖心也已日者夫子因子貢何
敢望回之對而言曰女以回為不敢望女非自以為弗如耶造詣
本無成局今日之弗如者豈遂為他日之弗如乎則弗如特處其
暫原不必遜謝以鳴謙優絀見于相形泛視焉而不覺為弗如者

豈切按焉而猶昧于弗如乎則弗如適見其真又何可高言夫齊物蓋吾聆女之言而以為先得我心也弗如也女與回從遊于杏壇之上蓋亦有年女豈讓回以獨絕乎夫亦才之弗如耳回非必絕塵而奔女非必中道而止而才之所至步趨異焉所以女意中之視回與吾意中之以女視回兩相協焉初無紕繆也已女與回講習于晨夕之間蓋亦有素回豈禁女之比迹乎夫亦力之弗如耳回不啻俯而就之女方且仰而企之而力之所限高下分焉所以女意中之視女與吾意中之以回視女兩相印焉無或差池也已間嘗觀往古之人而知其不能無異也唐虞三代以來人材輩出而考究其生平有生乎前而弗如其後者矣有生乎後而弗如其前者矣雖遙隔千年猶得深知其底蘊況其為同堂晤對者也倘女未之知吾將為女告也又嘗觀列國之人而知其迥有不同也棫樸作人而後賢哲並生而統核其事跡有重于此而弗如彼者矣有重于彼而弗如此者矣雖遠在千里尚得備悉其端倪況其在終日與居者也即女未之言吾早為女料也雖若無若虛在回方存一弗如乎人之想而思齊非易諒女方切于觀摩抑回方同術在女寧甘有弗如乎人之心而本量難誣即吾不能為異論吾初不料女之能自知也吾尤深幸女之能自屈也

子謂子產

鄭有賢大夫聖人所樂稱也夫子產之為人稱者甚衆矣夫子謂之豈猶夫人之謂之者與且夫時至春秋列國之卿大夫鮮有卓卓表見者久不足為夫子所齒及矣乃若處甚難之勢而操至重之權生平學問經濟有契合於聖心者如子謂子產是已名高七穆之間風采久昭於鄭國此固夫子所心為許者也而靜按規模斷非當世之名卿所可及則慨想彌殷望重三年而後頌聲已遍於咸林此固夫子所樂為道者也而熟觀梗概迴非庸流之揚賛所能傳則品題自切大抵人不難為從政之臣而難為執政之臣

蓋位高者責望愈重舉一國中之興利除害莫不相資焉不若百司之供職易於報稱也今試過溱洧之濱問孰能政與越思問孰能鄰有加禮問孰能安定之必先泰侈之必斃乎則非從政之有人而恃執政之有人也子所為念念不忘也大抵人不難為大國之相而難為小國之相蓋勢偪者支絀時形舉一國中之內患外憂統為待理焉不若千乘之雄封易於展布也今試溯簡定之朝問誰能聞謗而不怒問誰能請田而不從問誰能田疇之是殖子弟之是誨乎則非大國之易為而實小國之能為也子所為津津不置也前乎子產者有子皮舉賢以代非不見重於朝廷第觀於尹何為邑不度其人得子產之相規始瞿然自謝也不但國事委而聽即家事亦欲訪而行則子產之高於子皮也明矣世之謂子產者徒述夫製錦操刀之喻亦未聞夫子之定論哉後乎子產者有太叔美秀而文非不交推於寮寀第觀於萑苻盜起不豫為防思子產之所屬始翻然自悔也不但徒兵既勞於興即餘盜亦何能盡則子產之愈於太叔也遠矣今之謂子產者每傳夫水懦火烈之言亦未知夫子之嘉許哉有君子之道四夫子特表之以為在位者風焉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聖人立思之準因魯大夫以示論焉夫行不可不思而季文子之三思非用思之準也子故以再示之嘗思弗慮胡獲弗為胡成凡人苟有所行其不可不思也明矣顧慮必周於當境而事必貴乎得中乃有名高望國之人功業昭昭於耳目而其用心之過勞在當時方推為盛軌是適啓後人之越思也大聖人有不得不折其衷者今夫人之有所行也固必以思為尚矣鹵莽非所以圖功逞一時之意氣而勇往直前識者知其不可以濟事也遲疑適所以寡斷以無定之衷懷而徬徨莫決君子知其不可以成務也若是

乎行不可廢思而思亦自有準焉魯大夫季文子者歷相三君聞名四國迹其生平行事斥莒僕之來奔拒子服之進諫出聘而豫備不虞賦詩而采薇見志而且雍容報聘曲承大國之歡跋涉尋盟不辱宗邦之命宜其光輔魯君功歸社稷君子觀於家無食粟之馬無衣帛之妾無藏金玉無重器備未嘗不歎忠於公室而嘖嘖於其所行也乃至今魯人稱為三思而後行焉若欲以三思為後人法也夫子聞之而據理以斷曰事之行也莫切於思思之用也不過於再思之為機最靈靈則應念俱來原無不可必得之理而又恐未免疎忽也必至於再而是非審矣亦何待見諸措施而

後信其不謬乎古今來忠孝炳於旂常節義光於史冊極之時窮勢屈而剛方之正氣百折而無所依回則皆思之熟也吾願酬酢萬變者之少安毋躁焉思之為用最幻幻則轉念輒改而有不能自主之心正無容過為拘泥也蓋至於再而本末見矣亦何慮困於進退而致悔夫妄動耶古今來學問流於隱怪功名敗於優柔極之意亂心煩而事故之相投迭積而無能因應則皆思之過也吾願宰制百端者之惟斷乃成焉再斯可矣豈非用思之準乎世傳先大夫文子三思而後行在當日或事處艱難偶為凝滯究之位不可出事不容需吾人之用心衷諸理而已矣若夫利害得失

之故亦何足營營哉

其知可及也

僅以知觀衞大夫固未為大過人也夫知出於武子似亦非人所易及者矣然不過其知而已夫子所以別其為可及與嘗思天下之所為難能而可貴者大都識炳于幾先迥異庸流之冒昧耳而吾以為正無難也自古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識而或偶指一端以定論則前哲之風徽不得謂無能步趨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若是乎武子原不沾沾以知自見也知貴于因地用于彼而或見絀用于此而或見優地為之也武子因乎可用之地則其知遂卓絕于同寮知貴于乘時屢試焉而轉患其多暫試焉而不覺

其少時為之也武子秉乎當試之時則其知亦流傳于弗替然則武子之知豈易及乎顧吾謂第以知論即及亦何難之有蓋嘗見夫世之尚論古人者意中有所傾慕之處則必博考載籍惟恐其不詳舉凡一言之嘉一行之懿莫不心向往之以為如斯人者尚有他事之足錄也此誠推重古人之盛心而豈知散見于他說者特其餘緒何足以為輕重乎又嘗見夫世之藻鑑今人者意中有所賞識之端則必統究生平惟恐其不備舉凡一藝之善一節之奇莫不樂悉數之以為如斯人者更有某事之可取也此誠宏奬今人之雅意而豈知更僕而難終者僅屬尋常何足以為揄揚乎吾是以穆然于武子之為人而以為其知可及也今將指武子筮仕之初以語人曰無忝為知者在人當必信之將以其知為遠過乎人惟明其為可及而後知彤弓湛露應對從容大夫奉使多才不過在晉肸齊嬰之列今將統武子服官之槩以告人曰此其可及者在人當必疑之然而可及者固自有在惟專屬于其知亦可知菉竹淇泉國多君子大夫委蛇退食原無異史魚蘧瑗之儔噫武子固願為知者也至不得已而為愚武子之心苦矣而武子之行卓矣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

疾惡者無取乎已甚當以清聖為法焉蓋人知疾惡之嚴莫甚于夷齊矣抑知夷齊固不念舊惡者乎子故亟為表之嘗思吾夫子善善也長而惡惡也短春秋一書徧刺列國之君大夫曾不稍恕説者謂一字之貶嚴于斧鉞矣而有可原者則原之有可取者則取之大聖人不為已甚之本衷固可與天下共白也日者示人以疾惡之準曰自古嚴于疾惡者孰有過于伯夷叔齊哉居北海以待清斷不屑立惡人朝與惡人言也窺其意一若惡之有浼于已而時切衣冠塗炭之思登西山而高餓斷不肯耳聽惡聲目視惡

色也探其心必欲惡之悉絕其端而共遊虞夏黃農之盛若是乎夷齊之疾惡固每念不忘必無可解者矣雖然莫謂無可解也試即觀之于舊惡聖人樂與人為善而不忍人之終不為善也隐喻之不可則明示之明示之不可則創懲之其所以不能釋然于懷者惟其人之不欲自新耳苟一旦自悔其所為則向日所重責之人即可轉而為深許之人不惟不推而遠之且將引而進之蓋惡既消而念亦與之俱消矣聖人身立于無過尤欲人之共立于無過也諷刺之不能則指摘之指摘之不能則力挽之其所以不能漠然于中者惟其人之安于故常耳苟一旦盡改其所為則往日所痛絕之心早已變而為欣幸之心方且厚望其將來何必刻求其既往蓋惡既化而念亦與之俱化矣世之獨善者輒謂惡之在人無與于己不必過峻其丰裁而夷齊非其倫也夙懷風俗之憂而若故示優容自居夫長厚則惡將何所底止乎帝王有郊遂之移惟夷齊考之不謬也已人之疾惡者輒謂惡之既著欲贖無由不必復觀其晚蓋而夷齊非其類也幸獲風雷之益而猶任情非刺不許其改圖則念直自為凝滯也天地宏覆載之量惟夷齊與為合撰焉耳蓋怙過者不悛雖聖人難容以大度而鼎新者去故在聖人亦樂其蓋愆世之刻覈為明者聞夷齊之風其亦可以少

進矣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

為宰貴乎得人望愈深而言愈婉也夫武城小邑也子游為宰夫子以得人為問豈非期望之深而又慎重之至者乎且吾黨以一官自効其交接之際必不比之匪人也明矣顧治殊乎俗吏標榜之習不可開而矜式之資尤不可少則勿謂理繁治劇方圖稱職之不遑而邑中之俊彥遂無暇旁求也昔者子游嘗為武城宰矣武城為被兵之地其習俗之流傳大抵尚膂力而息躬脩則耳濡目染之既深將何以移風易俗力挽其頹波子游在文學之科其性情之雅好大抵重詩書而輕氣節則文采風流之是尚又何以

激濁揚清振興夫民志令夫為宰之難也非徒簿書錢穀雜然待理之為難又非徒撫字則患其勞催科則憂其拙燦然並舉之為難所難者整齊風俗勸迪人心此豈可以家喻而户曉哉亦惟于物色所加示之標準而已試觀子賤之治單父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蓋魯先公鑾旂芹藻遺澤孔長故即一鄉一邑中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者每不乏人特患為宰者之不能得焉耳若是乎得人之宜急也賢者之立志也不求聞達原無心于延訪之來而宰則何可不得也其人而為同流合汙之人則得什伯不為多其人而為超群絕倫之人即得一二不為少彼白露蒼葭溯洄而求伊人之迹者何為乎蓋其相須為甚殷矣君子之自脩也不鶩聲華祇自安于孤芳之賞而宰則何容不得也得之于隨聲附和之中其人未足為貴得之于目睹耳聞之切其人彌覺足珍彼素絲良馬殷勤而造姝子之廬者何為乎蓋其相賞為不謬矣得人一問夫子于為宰者有深望哉蓋在子游化洽絃歌早端培植人材之本而在夫子情殷藻鑑即寓轉移風化之機觀于以澹臺滅明對武城之光亦為宰者之樂也

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聖人自明其所由知示人以稽古之學焉夫求知之要不外于古夫子之所由知可共白也生知云乎哉且夫人之所得而自恃者其惟從事于求乎顧求患其不專尤患其不篤蓋學問無窮非可淺嘗而輒止取資無盡豈容涉獵以圖功用力之久斯貫通焉儒者之聰明何必皆與生俱來也我非生知我之知固自有所由來也知莫難于古人草昧初開天地民物之情紛然而待考古人則定名取義輯為成書所以發後世愚蒙之見知莫備于古人文明日啟禮樂兵農之事雜然而前陳古人則比事屬辭傳為教術所

以引後人啓發之端若是乎人之求知惟古為可憑哉其情以好而專其功以敏而篤我固有可共白者載籍之燦陳也何莫非學士析疑之助特好之不深斯無以濬厥靈瑩耳我自思誦詩讀書以來幾不解人世之所可欣可愛者更有何事也好之深則求之切皇皇焉有得于己始有以滿其志願之所存蓋前人之貺我良多也凡學中之偶有一得者誰是師心而獨獲也哉圖書之羅列也何一非儒生考鏡之資特好之不摯則無由祛其障蔽耳我回念春誦夏絃之際亦自嘆夙昔之所忘食忘憂者不遺餘力也好之摯則求之殷切切然有會于心始有以副其披吟之本志蓋修途之引我靡盡也凡方寸之差堪自信者孰非勵志而勉圖也哉大抵浮慕之情必無實獲我以所好端所求而求無不得矣求其大而帝升王降可以驗風俗之盛衰求其小而魚躍鳶飛可以識化機之昭著夫固以古為憑依也一往不回之念至今猶未敢稍懈耳大抵因循之志不足收功我以所好策所求而求乃不虛矣求其深而精氣游魂可以測鬼神之情狀求其淺而洒掃應對可以見學問之造端夫固以古為引伸也日進無疆之功吾黨固自可共諒耳我之所由知者如此安得謂之生而知者耶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聖人盛德之容與天合其撰也夫曰温曰威曰恭夫子之容固如是也而有不僅如是者豈非與天合撰乎且夫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大聖人以心契之即以身體之故天有端倪以明示予有容貌以顯呈吾黨親炙有年而竊有以得其概矣今夫健行不息者至德之神明奉若不違者時中之學問夫子之德殆無異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則試於氣象間求之天以春生萬物示人以温也而草木方滋發育即寓零落之機風雨自協和甘莫測施行之妙惟厲然後成其為天之温也子之温亦若是而已矣天大雷電以

風示人以威也震以作其氣蟄者使之昭蘇動以發其蒙生者由之暢遂惟不猛然後成其為天之威也子之威亦若是而已矣天道虧盈而益謙示人以恭也而道期于下濟本非絕物以為高理妙於平施不設成心以相待惟安然後成其為天之恭也子之恭亦若是而已矣是則申夭之雅度隨時皆承天而行篤實之輝光無往非法天以運故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正謂此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

才不可以自恃不必其才之不美也夫才之美莫如周公而周公固不驕不吝者也奈何恃才者之驕且吝哉且夫吾夫子以尚德望天下不以才為貴也明矣蓋有德而不必言才亦惟有德而始能善處其才夫才固不可少也而才亦不可恃也說者謂非常之才不可多得不知此正不必患也亦顧其所以處才之心為何如耳夫子為慨然曰今之自恃其才者大抵恃其才之美也夫才之美者莫若周公矣蓋嘗考周禮六官之職自天時地利以至於物曲人官無不表而明之以輯為成書才之所以卓越于當時也又

嘗讀豳風七月之篇自于耜舉趾以及於築圃滌場莫不備而録之以傳為治術才之所以推重于後世也若是乎周公之才之美誰敢自信為有哉且夫才亦何常之有才不過維皇所賦畀倘必謂今人之才難與古人為徒人將致疑於薄待今人而心有所不服則不妨隨其意念之所計及者而即以予之以快其多欲上人之思才不因世運為汙隆倘必謂古人之才斷非今人所及人將致議于偏愛古人而心有所不甘則不妨并其意念之所未及者而舉以奉之以副其無以復加之想則勿言周公之才不可復作也如其不肯讓美於周公當亦周公所不能禁也夫周公何嘗自

矜其才哉試思吐握不遑情獨殷於下士方且以一己之才不能盡天下之才而抑然其自下吾願有才者之共師其意焉耳抑弗言周公之才之美不可再見也如其必欲媲美於周公當亦周公所樂有偶也夫周公何嘗自私其才哉試思畢榮並列念每切于勤施方將合天下之才胥視夫一己之才而羣焉以受範吾願有才者之共體此心焉耳使驕且吝周公豈有是哉抑何自恃其才之美哉蓋驕以文吝之迹意氣自雄而人乃莫窺其底蘊吝為致驕之原端倪不露而已乃得逞其矜張其才雖美何足以觀哉

子曰可與共學　一章

示進德之有序勉人以精進也夫學必至於權始全乎為學也要必由適道與立漸進焉人可不自勉哉且夫吾夫子自幼志學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焉其功之以漸而深者不敢起躐等之思亦不敢為半途之廢故嘗舉以示人曰吾人為學詣必臻乎粹精力必由於深造固不能一蹴而幾也蓋吾學中之進境本自無窮乍涉一途即有一途以相待迨又涉一途焉而相待者正無已也則此中之閱歷正非易竟也吾學中之課功原非倖獲得歷一境始有一境以相引迨又歷一境焉而相引者猶不少也則此中之甘

苦正可歷數也是故有可與共學者心每切於潛修功必期於進
取固異於自甘荒落者矣第遑皇自矢豈必趨向之遂端念釋在
茲安保他岐之不惑未可與適道也有可與適道者識不奪於外
誘情自篤於依歸固異於罔識遵循者矣第亦趨亦步或難禦外
感之紛乘斯邁斯征或不免中情之回惑未可與立也有可與立
者業已堅於自守志不役於物交固異於見異思遷者矣第操持
既固尤貴於稱物以平施物感方來豈遂能因時而起義未可與
權也鹵莽非所以圖功盡一日之心斯有一日之效而謂可獵等
而進耶夫自共學而至於適道自適道而至於立自立而至於權

若有一定之候焉斷無容浮慕也迨至心與理融隨在有左右逢
源之樂而推所從來不可默默自喻也哉淺嘗非所以塞責勤日
進之功斯有日新之德而謂可半塗而廢耶夫權必由於立立必
由於適道適道必由於共學若有遞轉之機焉斷無容自畫也迨
至事以義協無往非變通盡利之為而原其得力豈非孳孳不已
者哉吾願世之學者毋徒自域於所可而勉其所未可者也

迅雷風烈必變

即雷風以觀聖人可以見敬天之誠矣夫雷之迅風之烈天之怒也夫子敬天之誠亦必為之變云且夫聖人奉若不違息息可與天心相質對天有文而聖人察之天有象而聖人效之則以天心啓聖之心而至敬露其端倪即以聖心契天之心而至敬見于容貌如迅雷風烈必變是巳動萬物者莫疾乎雷仲春發聲仲秋收聲備載于月令矣則雷之虺虺者原率乎凝者使散鬱者使遂之常撓萬物者莫疾乎風休徵則時咎徵則恒若詳于洪範矣則風之習習者亦循乎前者唱于後者唱喁之素若之何而有迅雷也

天之臨下有赫初非有待于昭宣而要其所以示威者在此矣夫豪傑聞聲失箸每因驚駭而頓改其常夫子豈有所驚駭哉蓋人第見為迅也夫子則見其所以迅之故也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殆默體此意也夫若之何而有風烈也天之厥類維彰原自無需乎諄復而要其所以警衆者在此矣夫庸流乘爽披襟每因安肆而自矜為快夫子敢萌夫安肆哉蓋人第知為烈也夫子則知其所以烈之故也易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殆並行不悖也夫天欲彰聖人之德於是乎雷風作焉如周公之居東都是已吾夫子刪詩定禮性情共白于寰區亦何待雷風之彰示乎而無端相值覺昊天曰明昊天曰旦顯呈其象于耳聞目見之中而油然起敬有不同於平日間之申申夭夭者矣天欲成聖人之器於是乎雷風集焉如虞舜之納大麓是已吾夫子削迹伐檀險阻備嘗于閱歷又豈俟雷風之玉成乎而偶爾相遭覺無敢戲豫無敢馳驅倍致其虔于神氣流行之際而卓爾正容有并異于承祭時之濟濟漆漆者矣嘗考諸禮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蓋君子之事天大抵不敢或褻也況夫子與天合德者哉

則何以哉

詢諸賢酬知之具欲觀其所長也夫四子之酬知當不盡同夫子之詢所以也豈非欲觀其所長耶且夫士君子將欲見用於當世必先自有所挾持而後可以報知已顧經綸人所同具而展布不必相符則即此同堂晤對之間不妨舉異日之見諸事業者略陳其大概也夫知爾者固知爾之必有所以也在爾好修有素帝升王降之故早已貫徹其源流積之厚者流自光立德立功不患措施之無本在知爾者羅致維勤安上全下之謨方且樂觀其敷布遇之隆者責亦備斯民斯世誰無待澤之殷懷則爾之用世方殷

則人之望爾方切其所以酬知者當必計之熟矣古儒者學為世
用處經事而知常處變事而知權舉凡揆文奮武每視乎時勢之
所需取懷以相應天下所以有治功古大人道可匡時智不屑効
一官行不屑効一職固統天地民物悉引為仔肩之在我曲成而
不遺天下所以有治化若是者誠皆有所以也而爾果何如耶倉
卒以就功名皆後世苟且之行而吾黨無是學也第抱負何常之
有視乎其人之得力耳試觀帝廷五人或作司空或作司徒或作
秩宗他若播穀明刑共襄盛世以數聖人之規模卓越而職不相
兼亦可知性之所近自有專長也想爾之慨慕前徽非一日矣所
可起而行者即可坐而言則何以先資拜獻無愧於舟楫鹽梅之
厚望哉慷慨以自期許亦豪傑濶踈之病而吾人不必然也第職
業何常之有視乎其人之勝任耳試觀成周十亂或為太師或為
太傅或為太保他若後先奔走咸佐昌期以數聖人之局量宏深
而官惟其備於以見世之需才原非一格也想爾之追維往哲已
有年矣所可對諸君者亦可質諸友則何以王路馳驅無虛此素
絲良馬之隆文哉蓋安懷有願我之向所自信者固已見諒於同
堂而報稱良難爾之深可自恃者不妨共白於今日二三子盍各
言之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

雩詠而歸

乘時以行樂狂士之志異矣夫時當暮春自有暮春之樂也點歷歷言之不可見其志之異乎且夫時之不可失也已往者無煩回溯未來者難於預期當此可乘之時自不容相遭以淡泊蓋日用之間自多樂境閱歷之處皆可愜心又何必置身通顯而後得償其素願乎今日者非暮春時乎鳴鳩則拂其羽矣戴勝則降於桑矣斯時也天子薦鞠衣於先帝而又聘名士禮賢者循行國邑周視原野擇吉日大合樂因時而制事備載于月令矣點不才不能

黼黻王朝以襄厥事亦何忍虛此暮春耶夫暮春陽值夬而陰將
畢無不自暢其情厥民析而厥物齊無不各適其意言念春服則
既成矣較之狐貉之宜於冬絺綌之宜於夏其適體何多讓焉對
此韶光易衣而出洵可樂也雖然樂不與人同則亦何樂之有時
則有冠者焉近於有德也五六人可矣又有童子焉幾於有造也
六七人足矣或攜手以行或並肩而立孰先孰後覺形迹之俱忘
相應相求極人生之樂事於焉逍遙亦何必擇地而蹈乎若沂若
舞雩皆可徃遊也我思古之人勒盤銘以自警喻草偃於羣黎其
浴與風豈徒然哉而點固不必拘於此也濯足濯纓清流可挹摽

女吹女爽籟堪迎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
者遊而不知其所窮祗覺乘興而來興盡而返歸與歸與有不能
自已者於是冠者童子連袂而起尋舊路之縈紆復高聲而吟詠
一人唱之衆人從而和之不必出金石之聲而自發天人之籟以
是為無負此暮春而已矣此則點之志也夫子以為何如

民信之矣

民有由信政貴乎收其效焉夫欲民之能信惟在上之有以使之耳收其效于食兵既足之後豈非王者之政與且夫聖君在位而民莫不相維于不貳者此固非一朝一夕之間能作而致其情也蓋維皇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而化成于久道則中懷之感發不介而自孚正不得謂愚賤何知徒任其相為虞詐而已也欲知為政者不可於足食足兵以後而觀其效于民乎民有饑寒之困何暇為禮義之脩而富可興仁羣黎丕應進厚生於正德先王之明訓也民有可賈之勇而必無可市之心蓋勇不害上明堂可登由

奮武而揆文盛世之宏規也若是乎民固貴乎信也雖然信豈易責諸民哉信原于彝秉匹夫匹婦共識尊親特患無以鼓勵之斯因物有遷耳試思作會而始疑作誓而始畔原難要結其民而稻粱黍稷之屢豐使得安于鼓腹之景不有以養其廉恥乎吾見民之輸誠以獻無需乎術馭無待于刑驅蓋睽千萬人于一德一心而為信之也夫固俗美而風清矣信發于至誠同樂同憂莫非忠愛特患無以激勸之斯作偽日拙耳試思貴人而興讓尚技而興藝猶能鼓舞其民況蒐苗獮狩之流示使其明于義利之鄉更可以堅其志意乎吾見民之循分而安禍患不能搖流言不能惑蓋經數十年之教忠教孝而後信之也夫固上行而下效矣吾觀齊之盟柯也著其信焉而民弗感動焉者昧于立教之本耳古之時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所以築場納稼而羔羊朋酒祝萬壽于公堂振旅治兵而少長威儀無一夫之犯命親睦是敦而何憂夫攜貳也哉又觀晉之伐原也示之信焉而民弗欣慕焉者狃于雜霸之私耳古之時民非后何戴后非民罔使所以甫田之髦士不讀詩書力田而孝弟中林之武夫何知學問干城而腹心猜嫌悉化而何取夫驩虞也哉蓋信者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為政者可不宏其教化哉

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政備於先勞持之以久而已夫先勞非易竟之端也因請益而示以無倦其所以勉子路者至矣哉嘗思上之與民相見者身而已矣以身為起化之身責不容以旁貸以身為勸功之身義不可以偷安雖然一日為之則見易終身為之又見難而欲其守之不失操之裕如則固有道以處此曰者子路問政殆有多欲上人之思而不安於尋常俗吏之所為也夫子將何以告之哉族師黨正豈無讀法之章程而非為政之本也夫民有彝秉之良特患無以發其蒙斯奮發無由耳政貴乎先之焉以之作則則鼓舞而樂從以

之庸民則觀感而興起若大車毳衣之頌何煩為吾黨道也歟保介農官非不循行於隴畝而非為政之要也夫民有服事之責特患無以平其情斯怨咨頓起矣政貴乎勞之焉以均辛苦則民不敢自愛其身以重康田則民何忍不盡其力若猗儺萇楚之譏何致為吾儒刺也歟夫子之告子路者如此子路可以奉行矣而子路又不能無請矣夫凡勇往之士多喜有為雖得師友之良規猶恐其言或未盡而銳進之人易於退速自謂旦夕之可竟必至於鮮克有終無倦一言蓋不益之益也鹵莽非所以圖功試觀古大臣惟日孜孜未嘗要結於斯民而斯民無不向慕者豈別有善策耶亦惟此無或不先無或不勞之念以進斯民於和樂耳逮後人舊章足恃奚必自諉無能而美意所存怠忘日甚浸假而偶一不先矣浸假而偶一不勞矣浸假而偶一先勞轉覺其繁苦矣則何如惟日孜孜者之盡其職也哉踈濶適足以僨事試觀古聖王終日乾乾未嘗刻責於天下而天下無不會歸者豈真有異術耶亦惟此無時不先無時不勞之意以臻天下於雍熙耳逮後世蒙業而安奚必盡更成法而遵行既久怠惰易生浸假而先猶不先矣浸假而勞猶不勞矣浸假而並不先勞直以為迂濶矣則何如終日乾乾者之得其道也哉若是乎無倦之當務也民行雖已興而

所以先之者勿懈民事雖已舉而所以勞之者彌勤其理本該於
先勞之中子特因子路之請益引而伸之而已

爾所不知

知固不能遍及也為轉念夫不知者焉夫賢才原不求知則為宰
者自有所不知矣子故因仲弓之慮不能盡知而復計及之且夫
三代之登進無方而一己之聰明有限則知者之少必不敵不知
者之多矣蓋旁求縱切而聞見難周自古山林藪澤之中往往有
智謀雄偉非常之士伏而不出不能盡通諸夢卜者未可遂謂延
訪之疎也舉爾所知夫有所知即有所不知者矣以地而言山川
修阻安能聲氣相通則雖有素絲良馬之隆文而苦于無所往以
勢而言窮達懸殊又何得音容相接則雖有拔茅連茹之雅願而

限于多所睽吾更為爾思之最足異者固寵希榮之輩工于竊位而靳于同升每有明知賢才之可用反自諉為不知以巧作藏身之固者矣爾固非其倫也素抱沈淪之懼萬不欲有一不知者負慚于汲引惟是山之巔有人焉水之湄有人焉安得一一品題之也則不妨于所知之外而明别之曰所不知也最可鄙者寡聞淺見之流拙于鑒衡而疎于徵聘每有未知賢才之在野轉自諱其不知漫誇旁燭之明者矣爾又非其類也夙存羅致之心自必欲無一不知者共慶夫彙征惟是百里而外有士焉千里而外有士焉何能一一物色之也則固可于所知之餘而共諒之曰所不知也俯仰衡門之下樂飢終老在賢才原不甘干進也夫愛其身以有為養其身以有待絕不聞以干旌莫逮遂激為肥遯之思亦以偶爾之不知未足深論耳蓋操選舉之權者不止爾也爾何必以所不知者引為已咎哉研窮几席之間筮仕方殷在賢才亦寧肯廢棄也夫望西方而興嘆出北門而懷憂並未聞以印綬未加遂迫為梯榮之想亦以此日之不知未可槩論耳蓋宏吐握之風者不但爾也爾何妨以所不知者公諸天下哉人其舍諸吾願爾以不能舉為患毋以不盡知為患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聖人防奇行之惑人據所聞以相質焉夫不言不笑不取非人情也世乃以稱公叔文子夫子深憂焉故質諸公明賈云且夫吾夫子作春秋疑以傳疑信以傳信其可疑者不敢輕信也其可信者不必過疑也乃若事界乎疑信之間既不能無疑又何能深信夫亦闕而置之以俟夫能知其事者與為考訂焉耳衞大夫公叔文子者非有出疆之使固不同晏嬰叔向昭雅望於他邦非有黷貨之識亦不同囊瓦叔魚播貪名於鄰國意其人不炫才華自甘淡泊與史鰍蘧瑗諸君子輝映於淇泉沫土間殆可謂當日之賢大

夫與而世之稱文子者輒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吾夫子聞之久矣日用尋常之故何容立異以為高人言而亦言人笑而亦笑人取而亦取原可相忘於無事也乃必欲力反其常則一人倡之衆人將從而和之浸假而衛之卿大夫皆不言不笑不取矣浸假而衛之士君子亦不言不笑不取矣舉一國之人相尚以不言不笑不取是何如風俗也當亦文子所愁然不安也往來酬酢之中何必矯情以干譽不能已於言而言不能已於笑而笑不能已於取而取自可坦懷以相應也乃必欲獨見其奇則一時稱之後人將尤而效之浸假而見其槩者皆不言不笑不取矣浸假而聞其風者亦不言不笑不取矣率百世之人相矜以不言不笑不取焉是直為厲階也當亦文子所瞿然不敢也若是乎世之所以稱文子者其不可信也明甚而子乃問之於公明賈也何居蓋將以為不可信則天下堅僻之行往往有出人意外者如不言不笑不取亦其端也子故於賈核實焉將以為可信則天下游揚之口往往有不足盡憑者如不言不笑不取亦其類也子故於賈詳詢焉曰信乎婉以相質也曰夫子敬其所尊也不問之他人而獨問於公明賈度亦桑梓與共知之必深耳聞者不如目見者之為切也吾故曰聖人防奇行之惑人而據所聞以相質焉耳

吾不信也

聖人有未敢遽信者而要君之罪論定矣夫事之可信者固自有在要君如武仲而人猶曲為之諒乎予故揭其罪以為事君者戒今夫事之可共白於天下後世而坦然無所疑者亦視乎其人之心而已矣其心苟可諒不必急為之求諒自無不從而諒之非然者心之所不可問即義之所不可容斷難逃士君子之公論也若臧武仲之以防求後而謂非要君世之論者抑何輕為武仲信耶將以為可信則上天下澤之分竟從而紊之矣潰綱常而敗倫理何以為奸回不軌者懲抑以為可信則壞法亂紀之流將尤而效

之矣啓釁端而長頹風何以為國爾忘家者勸吾得據理以斷之
曰吾不信也苛刻非吾儒之素心而大節所關斷不容稍忝以寬
貸夫推輓得人之喻吾信其言之有經洒濯其心之規吾信其識
之超俗若以防則為何如事而竟晏然為之乎在旁觀或因盟府
書勲矜其迫于不得已然而防誠臧之防實君之防也當其陳情
告哀隐示以憑依之方固揆諸我先公在天之靈當必有默為震
怒者矣從衆亦吾黨之雅懷而名教至嚴斷不敢隨聲以附和夫
力阻林鍾之銘吾信其學之有本巧立季武之後吾信其智之過
人若以防則絕無所忌而竟委曲恕之乎在武仲或謂宗祧失守

計本出于無如何然而防為魯之防非臧之防也當其自邾納蔡
熟料夫請命之必從質諸先大夫九京之下當必有深為怨恫者
矣蓋吾所信者周官之法予以馭行奪以馭貧在朝廷悉本于大
公而必任私心為希兾不已獲戾于王章乎以視專禄周旋如孫
林父之入于戚以叛者相去幾何也若第曰犯門斬關干國之紀
則猶可諉為盟載之深文原非通論吾所信者臣道之坊三揖而
進一辭而退在古人必衷諸大義而乃逞私智為營謀不更負慚
于臣節乎以視竊邑叛君如邾黑肱之以濫來奔者不甚相越也
若第曰藉除從甲為亂之徵則猶可諒為孟孫之誣告不待深求

惜乎掌惡如外史不能窺跋扈之形持論如孟椒不復揭犯君之
罪為人臣者當以武仲為戒哉

是賢乎

表可法之詣為逆億者諷焉蓋人之自以為賢者殆徒恃乎逆億
也子故亟表夫不逆億而先覺者乎今夫天下之所為難能而可
貴者大都思患而豫防操乎物之莫能遁而已顧吾以為正不足
貴也自古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識此固非尋常揣測之私所得
而幾及者也如詐不信之來不逆億而自然先覺如是是其心宅
於和平必不使爾虞我詐之風自吾而啓而正非昧然罔覺也无
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是其識超
乎庸衆必不使行險徼倖之習乘間而投而又非好為苛察也寂

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謂之為賢誰曰不然賢莫賢於寓精明於渾厚之中而不流於迂濶不見夫自居大度反為小人所愚侮者與而是固不得而愚侮也以是而處乎常則日用皆意中之事以是而處乎變雖倉卒亦無意外之驚求是於今日之人正非易得也殆所謂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乎賢莫賢於敦渾厚於精明之內而不涉乎刻深不見夫自詡知幾徒自勞心於窺測者與而是並無煩於窺測也以是而當無事之時則湛然者若隱以相待以是而當有事之日則昭然者有觸而皆靈求是於往古之人亦難多得也殆所謂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者乎夫然而天下之詐者不信者當窮於所試矣懸是詣於此來彼往之間而詐者抱慚焉不信者負疚焉則所以懲一世之機變而共歸於正直者恃乎是也由是道也四凶之比友則必誅三監之流言不能惑坐照如神而何患乎羣小也哉夫然而天下之逆者億者當急於自悔矣置是人於視以觀由之列而逆者謝不敏焉億者讓未遑焉則所以靖一世之紛紜而共偕於寧靜者恃乎是也由是道也無所張皇於未事之先無所追咎於既事之後因物以付而何傷於刻覈也哉易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是之謂也吾願世之察察為明者審所

法焉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聖人為踈忽者戒而惕之以近憂焉夫慮所以杜憂也慮而不遠憂能免乎予故為無遠慮者深戒之且夫吾夫子作既濟之象曰思患而豫防誠以防患之來而熟思審處則凡身所不到之處莫非心所必到之處豫絕夫患之所由啓而患乃不生也非然者予其心以甚逸而置其身於甚危聖人之所深惜矣嘅然曰人之所恃以無憂者其惟慮之遠乎憂每伏於人之所不及知而慮之遠者原始要終早已灼見於心目焉自不使一端之竊發憂每乘於人之所不及備而慮之遠者謹小慎微早已隱彌其間隙焉亦何

虞萬變之紛呈乃吾嘗觀於今之人矣慮之淺也徒域於所見所
聞之地則憂之集也實逼于一朝一夕之間其有近憂也固勢所
必至者矣拘墟者志狃於苟安謂天下事本難預知役役者徒自
苦也迨至無端之禍患相逼以俱來而瞻前顧後之不遑始憾計
之不早也則已晚矣試觀戰不設備致貽懸胄之羞言不早從遂
有興兵之擾豈其情甘於受侮哉夫亦慮之拘墟焉耳疎濶者好
言夫大度謂天下事無需逆料營營者何好勞也迨至切己之艱
危相因而沓至而右詘左支之不暇方悔籌之不審也亦無及矣
試觀武功是尚適招二國之兵僻陋自安難免三都之克豈其志
耽於入險哉夫亦慮之疎濶焉耳由是而患生於邦國猶泛也家
庭之內不啻臨淵晨夕之間儼如履尾此猶可曰災生无妄乎蓋
興一利而不計夫利之從來除一害而不計夫害之終極則無論
獨行獨斷絕不經心即或致慮焉而淺嘗輒止輕試於危途豈非
自貽伊戚哉由是而禍延於子孫猶後也堅氷之象始於履霜除
草之難由於滋蔓此猶得曰智可倖免乎蓋創一法而不審夫民
情之好惡因一法而不審夫時勢之異同則無論有親有功無容
妄冀即欲無憂焉而乘間而投釁生於旦暮豈非自召其殃哉蓋
智周者道斯濟聖人藏身之固不外乎勞心謀淺者術已疎凡人

率意之行適所以賈禍吾願人之防其近而無忽於遠也

子曰吾之於人也

聖人有必欲自明者而統人以自問焉蓋夫子之所以待人者人不能盡知也子故統平生而念及之且夫聖人不能離人而立於獨舉凡天下之别聲被色者皆聖人所引為胞與者也第聖人不能忘情於天下而天下每妄度夫聖人則聖人之心必欲共白於天下夫子所為慨然曰世亦知吾之為吾乎亦知吾之於人乎吾自少陳俎豆以來所惟恐抱慚者親耳至於泛而目之曰人則無論親疎遠近總有往來酬酢之文吾自筮仕中都而後所不敢稍欺者君耳至於渾而言之曰人則無論貴賤尊卑並有晉接周旋

之雅吾不禁還念夫吾之於人也吾嘗刪詩矣於周召而識王化之基於鄭衛而見慆淫之習於陳檜而知衰弱之機而且雅有正變頌列商周自朝廷以逮閭巷或抒下情或宣上德無不備而録之讀詩者幾疑採輯之過繁而不知十五國之風土民情三百篇之長言詠嘆其人殆難悉數也吾何能漠然於前人也吾又嘗脩春秋矣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外藩而或書其爵而且會盟必録朝聘必登自王朝以及侯封始於隱桓終於定哀無不刋而正之見春秋者每議筆削之太甚而不知十二公之編年紀月二百年之文德武功其人皆可考見也吾何能恝然於今人也人之氣誼相投者莫如良友吾與列國名卿相結納齊有晏嬰吴有季札魯有敬叔衛有蘧瑗無日不在寤寐中也今即音書多滞而同此懸懸則吾之為吾在良友當共諒矣而又何疑於羣聚州處之人也哉人之情義相關者莫若及門吾與同堂諸弟共誦弦德行有人言語有人政事有人文學有人無時不在晤對間也今即聚散無常而每懷耿耿則吾之為吾在及門當共信矣而又何論夫服疇食德之人也哉誰毀誰譽吾之於人可與天下相質

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進思名世之英其出處皆不凡矣蓋志以道大道以志宏合隱居行義以觀豈誠於自治者所能及乎且夫度量之相越豈不遠哉有以獨善自矢者即有以兼善自任者蓋天生不世之奇才原為斯世斯民之故而胞與有殷懷則生平之學問經綸遂卓絕於千古正非獨潔修自好而已也則試即誠於好惡者進思之山川靈秀之所鍾奇杰生焉體具用周天下所以仰之為模楷學校鼓鍾之所淑俊髦興焉才全德備後世所以奉之為典型當其隱居非肥遯鳴高也蓋愛身以有為養身以有待志之所在不敢妄自菲

薄耳夫志未易言矣而原其精進之思則固孜孜於求必欲滿其分量也學必歸於正正心誠意夙夜不敢寬德必貴乎崇內直外方朝夕不敢忽則可知隱居之良有以也以求其志也當其行義也非干祿冒進也蓋為天地立心為生人立命道之所在不肯輕自韜晦耳夫道亦難言矣而推其拜颺之願則固汲汲於達必欲展其抱負也致君於堯舜而啓沃者多不屑効一職一官之用引俗於養恬而甄陶者厚不必居一手一足之功則可知行義之非無以也以達其道也天下無無本之經綸儒者矜言治術自以為治亂興衰之象洞悉其源流我一出而可勝其任迨致身通顯處

經事而不知其常處變事而不知其權而後悔心於不學無術也則已晚矣試思禹皐稷契並列帝廷或作司空或作士師或作后稷或作司徒無不思曰贊襄以成一代雍熙之化蓋其伏處時之涵養本厚也而蓋世之功名特得時則駕耳天下無無用之學問儒者閉户窮經輒以為帝王升降之機備詳於簡策我一室而已攬其全迨雅望宏通問刑名則不答問錢穀則不知而後太息於盛名難副也亦無及矣試思伊傅呂望均事王朝或由耕莘或由版築或由世族或由磻溪無不學有根柢早具太平黼黻之材蓋其利見時之謨猷夙裕也而非常之懷抱固自信有年矣是則潛

見因乎時迴超志潔行芳之侶窮通觀其備不禁風流人往之思聞其語而未見其人吾能不深惜哉

詩可以興可以觀

論詩之有益於人即興與觀有足信焉夫詩之為教大矣而其所以益人者興與觀不已足信其可乎且吾嘗流連於篇什之中而知詩教之益人非淺矣以吾心契古人之心勃然不能自已也以吾身質古人之身較然不容自昧也蓋詩之蘊蓄無窮而得其指歸已足為陶淑身心之助吾今有以語小子矣何莫學詩夫詩自有詩之旨也詩自有詩之益也十五國之風土人情畢呈於几席詩之所載者備矣要其命輶軒以採之者隱寓勸懲之意則先王之鼓舞盡神也三百篇之長言咏歎總會其源流詩之所包者廣

矣要其合商周以輯之者顯垂考鏡之資則學士之省察有據也若是乎詩之可以興可以觀也明甚機以有觸而始發平日聞一嘉言懿行豈無向慕之心而過而不留則其所發亦不果及講求於詩而不覺奮然矣誦變風而知列國之邪淫誦二南而知文王之德化不啻詩人之日在我側而懲我之逸志感我之善心也蓋詩固予人以啓迪之端惟在人之自為領會而已理以對照而愈明居恒見一賢人君子豈無就正之念而暫而不久則其所明亦不周及服習於詩而不覺豁然矣讀諷刺之篇而必推其類讀揄揚之什而悉準以衡不啻詩人之日在我前而嚴我以糾繩寬我以奬勸也蓋詩本示人以得失之林惟在人之奉為依據而已或者謂興觀莫詳於易叅三聖之精微則易知簡能情深於探索玩六爻之動靜則居安樂玩意切於反求然易之為道難知不若詩之感人易入也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引而伸之所興者非止一端所觀者亦不止一事豈獨揚風扢雅聊供朝夕之披吟哉或者謂興觀莫著於春秋褒貶在一字之間則書字書名心悅而誠服進退黜百王之法則稱人稱爵義正而無私然春秋之筆削誠嚴不如詩之美刺尤備也抒下情者通諷諭宣上德者盡忠孝神而明之興即寓於觀之中觀即寓於興之內豈獨論世知人漫詡

辭文之富麗哉興也觀也詩之益人有如此由是而理性情敦倫
紀日進於宏通何一非學詩之效乎

子曰禮云　一節

聖人欲人知禮樂之本而婉言以使之自思焉蓋玉帛鐘鼓不過
行禮樂之具而已豈遂足以云禮樂哉子故欲人之深思也且夫
吾夫子定禮作樂誠以禮之末節不可以言禮樂之末節不可以
言樂所望好學深思者之心知其義也顧當日之學士大夫不究
乎禮樂之本原而徒營情於末節夫聖人所為婉諷之曰人之用
禮樂者亦嘗還念夫禮樂耶昔先王操敎化之權而昭其德象其
功殫一心之輔相裁成以創垂盛業此禮樂之所以不愆而不忘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而身為度聲為律本深宮之性情學問以潤

色鴻猷此禮樂之所以盡善而盡美獨奈何今之言禮樂者徒沾沾於玉帛鍾鼓哉今夫禮之有玉帛也久矣百物之薦陳無一非禮而即玉帛可以見其端德同君子温潤縝密之為珍獻自染人廣狹精粗之悉中今之執玉帛者輒曰吾將以行禮也而亦知禮云禮云果何如也今夫樂之有鍾鼓也尚矣八音之迭奏何莫非樂而即鍾鼓可以統其全冒自韗人路晉靁靈殊其用成於鳧氏衡旋篆景効其能今之陳鍾鼓者輒曰吾將以用樂也而亦知樂云樂云果何如也玉帛云乎哉鍾鼓云乎哉吾願習禮樂者熟思之陶淑身心者莫如禮樂夫心不有喜怒哀樂乎身不有視聽言動乎而或隨指一端以語人曰是即心也是即身也人必聞而疑之矣乃獨於陶淑身心者偏隨指一端焉則所謂禮自外作樂由中出者何為也可弗於玉帛鍾鼓之內默會其指耶極蟠天地者莫如禮樂夫天不有日月星辰乎地不有山川草木乎而或任舉一物以告人曰是即天也是即地也人必聞而笑之矣乃獨於極蟠天地者竟任舉一物焉則所謂大禮必簡大樂必易者何為也可弗於玉帛鍾鼓之外深求其故耶蓋自郊廟以逮閨門無往非用禮樂之地則當統貫其源流自朝廷以及閭巷無往非行禮樂之人所宜直探其精蘊不然徒求諸玉帛鍾鼓之間吾恐其失之

於煩失之於奢也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觀鄙夫之心始終無已時也夫人之得失念切則患生焉合未得既得以觀鄙夫而其患寧有已乎且夫希榮固寵者流皆知進而不知退者也使早知富貴在天非人力所能强固不妨委心以任矣夫達不加而窮不損何容預設以成心乃富貴非吾所自有而必欲竊據以為榮遂不覺神明之勞瘁耳鄙夫之不可與事君何哉蓋慕勢利不慕功名其志無關于職業顧身家不顧廉恥其情專注于顯榮夫不可必得者勢也有得有失者數也由君子觀之自來自去漠然無所動于其中也而要豈足以遏鄙夫之心哉吾

竊熟察乎其未得時焉上古遇合出自薦揚高爵厚祿不可苟得也自夤緣日起巧宦輒思以僥幸取容而希寵光者不恃薦揚而恃摩揣上古登進由于選舉綬若印纍不能妄得也自奔競成風庸夫直視為梯榮有徑而望尊顯者不尚選舉而尚營謀其患得也期于必得也顧一言得而鄙夫之心稍慰矣一言得而鄙夫之心愈長矣無論慕勢徒勞未免泥塗之辱即令會逢其適不負往日之經營而鄙夫若曰可以馭貴即可以馭賤安知非暫為寄乎無論旁求不屬難邀車服之榮即令如意為償能副平生之志願而鄙夫若曰可與衆共即可與衆棄將何以固為守乎然則攫拏者亡達人思之熟而熱中者何嘗弗悟也夫方其食貧居賤每戚戚焉豈不謂致身通顯而後快心也哉及試之通顯之途而快心者又復寒心也朝廷之喜怒本非臣下所能窺而一念以為加諸膝一念以為墜諸淵則戚戚者何時或釋矣成功者退智士託而逃而怙勢者昧然罔覺也夫當其希榮附勢恒勞勞焉誰不謂假手事權庶幾滿意也哉及觀于事權之屬而滿意者更多餘意也聖主之福威豈必示人以不測而無端若已招之來無端若已麾之去則勞勞者何日能忘矣既得患失非即此患得之心所引而愈長者乎噫予奪乃勸懲之柄而任情逆億則其心為已勞榮枯

亦時命之常而先事徬徨斯其計為已拙苟患失之無所不至鄙夫尚可與事君耶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欲識化工之妙即行與生可驗也夫四時百物不能自為行生也有所以行焉生焉者不可見化工之妙乎今夫人日戴天之高淺見者以為端倪莫測輒疑其虛渺而難知而不知天固昭然予人以共見也寒暑相推往來每遞嬗其運裁培有素消息遂各乘其機則以知神明之變化原未嘗秘而不宣使人莫能求其故也已不見夫四時乎或曰東作或曰南訛或曰西成或曰朔易他如雷動而風散雨潤而日晅各適其用于春夏秋冬之際其所以貫古今而不變統遠近而如一者道在行焉而已矣以相生者為行

則德由在木而在火以相克者為行則德由在火而在金脫有一息之不行焉則無以見天之顯諸仁即無以見天之藏諸用乃周流無滯迎於北郊者復迎於東郊變動不居日以短至者亦日以長至前者已去後者復來往者將終繼者又至夫乃嘆四時之行有所以行焉者而與為斂藏與為作長在四時不過各司其職焉耳不見夫百物乎或在山林或在川澤或在邱陵或在墳衍他若草以腐而為螢爵入水而為蛤總不能出乎動植飛潛之內其所以取之而不得盡用之不至於竭者道在生焉而已矣生以溥其利則豳風月令莫非日用飲食之資生以暢其機則爾雅山經亦皆殫見洽聞之助脫有一端之不生焉則無以見天之保合太和即無以見天之各正性命乃理歸摩盪既類聚而羣分氣本絪緼復日新而富有靈者得其清蠢者得其濁屈者得以伸蟄者得以振夫乃嘆百物之生有所以生焉者而象而後滋滋而後數在百物不過各効其能焉耳天何言哉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誠於止宿者即所食與見可記焉夫丈人止宿敬子路也觀於雞黍為食二子出見豈非因拱立之所感耶且吾黨馳驅列國當必有投宿之方而一夕之淹留無非逆旅又何論所進者為何如食與所接者為何如人乎乃不謂無端相值偏得安其道路之身而情意之殷勤有非奔走風塵者之所能逆料也昔子路之拱立所以致敬於丈人也丈人其將何以處子路哉車馬往來之處誰憐過客之行蹤況爾時日暮途長未卜假館於何地則正容以相向亦庶幾攜手同歸以永今夕也衣冠儀狀之奇早動旁觀之物色

特顧此烟荒草蔓何堪款叙於田間則掃榻以延賓豈遂謂結廬在境未卜其夜也葢止子路宿云夫止宿必有款洽之禮焉亦必有晉接之文焉則見其殺雞矣縱無五鼎之烹物維其旨差等二簋之享割必以方夫志士聞聲起舞念每切於匡時而此日執之於畴聊以供朶頤也固非特山肴野蔌之雜陳也已則見其為黍矣家無三百之多困未堪以持贍歲有十千之取釜何患乎生塵夫儒者受福王明情本殷於得禄而此日偶承其乏聊以充枵腹也固不必明粢嘉蔬之備具也已則且見其二子焉仰有道之規模未遑委摯侍長者之几杖深願執鞭夫當年負米承歡誠自輸於鞠育而此日得瞻其概庶無忝孝慈也固不特兄先弟後之雍容也已葢田家之况味本自無多况不速而來其勢更難於備物既不獲無珍以示敬何敢恃一飯以市恩則命二子以勸餐而左右趨承用慰征途之寂寞並非以棲遲足樂傲彼行人也門無車馬之喧室有壎篪之雅此固丈人於止宿之前所預為熟計者矣羁旅之蒼黄方思托足乃不期而遇其情倍切於班荆既不患息肩之無地復何虞果腹之無資則進二子以晤對而從容笑語何辭此夕之盤桓當自幸萍水相逢儼如舊識也鮮有庖厨之給座無賓客之譁此固子路於止宿之後所歷為記憶者矣詩曰有客

宿宿有客信信以丈人樂數晨夕當必有白駒維縶之思焉而子路何能忘情於夫子哉

子貢曰文武之道

賢者欲明聖學之所由來而遐思周道焉蓋學以求道而道莫備於文武子貢所以欲明仲尼之學而必推本於文武也與且夫人之為學必有所依據而五德之運貴於當王則先王之法言法行斷不容日習焉而忘其本矣而況大聖人志切從周其淵源尤不可没乎吾黨所以遠溯夫有周開國時也昔子貢欲舉仲尼之所學以示朝而推其所自曰子欲問仲尼之學亦知仲尼固憲章文武者乎沛仁恩於西土關雎麟趾實開王化之基文之德可勝言哉而本緝熙之學問發之為典章天下所以共仰照臨也會羣帥

於孟津歸馬放牛始啓興王之運武之功可勝紀哉而以大定之才能著之為事業後世所以咸欽燕翼也我思文武我不禁穆然於其道矣事不經千百載之講求則不備我文武之仰承積累者厚矣念自有邰即室粒我烝民繼之以鞞琫降原覯于京而建邑都執于牢而昭饗祀迨至太王王季又皆世有令緒克紹前勳文武起而集大成一代之規模煥然大備焉是蓋聚千百載之祖功宗德以有此道也夫豈抱慚於缺畧哉事不經數聖人之參酌則不精我文武之左右贊襄者多矣無論分陝宣猷咸成不怠即觀於龍影協卜兵可觀而勳高牧野君可格而學邃丹書又況太顛閎夭各能挾其奇才以成偉績文武興而收羣策一朝之制度粹然至精焉是蓋因數聖人之集益廣思以有此道也夫豈致疑于駁雜哉刪書斷自唐虞則道莫隆於堯舜試思授時以命羲和庶績以咨岳牧舉凡朝野之成規何莫非勳華之睿慮此其道不已照耀千古乎不知堯舜開其先文與武引而伸之道愈見其光輝發越焉迄今日風徽雖渺而追維極軌猶神往於作豐作鎬之初言禮綜夫夏殷則道莫盛於禹湯試思治化歸於忠質賞罰別其後先舉凡紀綱之整肅何莫非子姒之經營此其道不已卓絕一時乎不知禹湯建其極文與武修而明之道尤見其斟酌盡善焉迄

今日政跡匪遙而緬想宏猷每志滿於丕顯丕承之緒蓋耿光大烈道之統巨細而不遺者本兼于作君作師而餘韻流風道之垂古今而不變者無間於卜年卜世觀於道猶未墜而恍然於夫子之學所由來矣

發而皆中節

更即所發以觀情可驗諸得其正者焉夫至難中者喜怒哀樂之節也發而皆中不可見用情之正乎且夫人孰無情而善用其情者卒鮮蓋情原於性情之感而遂通者即性之寂然不動者也苟能率性以用情而情之所至無或紕繆焉已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吾更驗之於所發焉機以有所觸而必動機之所觸無端而忽喜無端而忽怒無端而忽哀無端而忽樂隨乎機以發之有不能自已者也情以有所感而始生情之所感有時而忽喜有時而忽怒有時而忽哀有時而忽樂順乎情以發之有不及自知者

也今夫事莫不有一定之節而能相準以赴焉則中矣試觀喜怒哀樂之所發將揣度於既發之後何者為喜之節何者為怒之節何者為哀與樂之節而勉强以求中焉不能也不見夫行者之有法乎周旋則中規折旋則中矩祇率其步趨之常而進退抑揚皆無失儀焉則喜怒哀樂之發亦若是矣將逆計於欲發之時喜之節何如怒之節何如哀與樂之節何如而妄冀其必中焉不能也不見夫射者之有的乎或以采蘋為節或以采蘩為節祇循其審固之素而志體正直皆不失鵠焉則喜怒哀樂之發亦如是矣節每視乎其境此人之節非彼人之節必欲從而效之無論盡違其節也即或近於節焉亦實不相稱矣但使各就其境之所處而無不及情亦無過情則隨舉喜怒哀樂之一端而適如其量寧尚有稍拂乎性者哉節每因乎其時今日之節非明日之節必欲拘而泥之無論無一能中也即或有所中焉亦偶然倖合耳但使各視其時之所宜而不矯情亦不任情則悉協喜怒哀樂之常經而並行不悖寧尚有或褻其天者哉蓋禮有節而隆殺質文無所不稱樂有節而清濁高下無所不諧吾人喜怒哀樂亦自有節焉發而皆中可不謂之和哉

鮮能知味也

味本無難知也而不察者多失之矣夫味飲食所必有者也而能知者鮮焉豈非失於不察乎今夫事之必待識微見遠而後能卷其端倪者固難望之尋常儔類閒也若乃日用之常無煩探索而處乎局中者不嘗出乎局外焉則不得謂非踈於别白矣如人莫不飲食而顧可徒飲徒食哉當亦求其味也味不在飲食之外飲有飲之味焉食有食之味焉當前即是原無俟索解于旁觀味即在飲食之中隨所飲而有味焉隨所食而有味焉依類可推并不必拘墟于一得審爾則味固人所易知也而鮮能者何故也一限

于醉飽之餘而無心辨別夫以味之至無定也原不過各獻其長以任斯人之自為領取而無如醉飽者之絶不領取也且有以人所共珍之味而麾而遠之以為不可適口者豈其味之難于知乎蓋亦因醉飽之餘而能者斯鮮矣一迫于飢渴之際而不暇品嘗夫以味之甚不一也亦安望悉投所好以博斯人之目為旨甘而無如飢渴者之俱若旨甘也且有以人所共棄之味而嗜而愛之以為不可復得者豈其味之不易知乎蓋亦因飢渴之際而能者自鮮矣今將舉以告人曰味之美者如是味之惡者如是人未有不以為吾所素知者及親嘗焉而轉茫然也則春酸夏苦秋辛冬鹹之錯置亦徒有以飲以食而已矣何知焉今將執以語衆曰味之精者乃爾味之粗者乃爾人未有不以為吾亦能知者及日飲焉而終昧然也則居左居右處內處外之并陳亦惟有式飲式食而已矣何知焉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者非猶是歟

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

經重脩身而賢與親俱不可忽也蓋身為主賢與親以次而推也修之尊之親之為政者其可忽乎嘗思為政之君子有所以立天下國家之標準者身而已矣身處於義而義之大者所當務也身處於仁而仁之大者所必先也自古聖王出治而檢身若不及而不敢慢之心與不忍薄之心有施之各當者焉經之所重者身也天地之篤生祖宗之啓佑身之所係者重矣文武當日緝熙之學問未嘗少懈於始終執競之精神不敢偷安於晨夕蓋勤于脩也迨至我先公充此心以著碩膚兢兢焉罔敢失墜臣願君以身為

朝野治安之本毋怠于糾繩焉耳身之所次者賢也山川之靈秀學校之薰陶賢之所賴者重矣文武當日夢寐相通卜獵而有後車之載勤求方切訪範何辭下問之勞蓋致其尊也迨至我先公得此意而宏吐握殷殷然獨凜畀諫臣願君以賢為朝夕馮翼之資毋隣于簡慢焉耳賢之所次者親也支派之同源本根之與庇親之所關者切矣文武當日兄弟是睦有小忿而不廢懿親封建頻加立宗盟而不先異姓蓋盡其親也迨至我先公體此情而戒不施諄諄然特示惠慈臣願君以親為國家休戚之同毋失于涼薄焉耳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

位與職皆得其人而政刑因之不紊也夫賢能皆有德之士國家之所重賴也明其政刑可不及此閒暇時耶且夫朝廷設爵祿以待天下士所望乎治具畢張也固不可以不得人尤不可以不乘時蓋惟得非常之人而後有可乘之時人與時相值而分猷念以相從者莫不孜孜于襄贊焉斷無容茍安于旦夕也貴德尊士於何徵之亦徵之賢者能者而已昔先王建官有制而位乃備焉非賢者莫能勝也則離畎畝而升庸庶幾得展其經綸之大昔先王班爵有經而職乃設焉非能者不足稱也則拔茅茹而任使庶幾

默收其建豎之奇今觀于其位賢者在焉觀于其職能者在焉濟
濟同朝如覲中天之景運師師共列何殊太和之昌期起視其國
家豈非閒暇時哉天地祖宗之所默相而有是時四境無虞足慰
深宮之宵旰山川社稷之所式憑而有是時百官交贊一新立國
之規模及是時也可不汲汲焉以政刑為務哉蓋政不明則人將
無所適從矣試思堯舜之為君授時以命羲和庶績以咨岳牧此
其政不誠推行盡利乎而賢者能者慕謨猷于堯舜固亦有年舉
而措之政皆善政也刑不明則人皆罹其凶害矣試思皐陶之為
士協于中而黎庶徧德期于無而仁厚為心此其刑不已斟酌盡
善乎而在位在職奉法律于皐陶固亦有素引而伸之刑為祥刑
也明其政刑庶幾不虛此閒暇時哉吾想其時無曠官亦無冒進
馭富馭貴賢能願効其忠有治法復有治人作福作威政刑悉本
于德大國有不畏焉者乎

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原立市之初但防其爭訟而已夫以有易無市之所由設也第不過設有司以治之不可見古之立法與且夫天下事有前人意計之所未及料而不能預為之防者非前人之踈略也世運敦龎則民心樸茂但使利源不竭而爭訟悉平生其時者何嘗不寬然有餘地乎若此者安得不思古矣古者聖王以九職任萬民而阜通貨賄商賈之事居一焉顧或不定其地則求售者多跋涉之勞待用者若取攜之遠不幾率天下而路乎此神農日中為市之法所由起也今夫為市者知日用之所需甚繁也一手一足之所為不

能遍及也何者為所有何者為所無大抵皆然于是乎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妙其術于交易焉即如耒耜耰鋤之具農人賴焉以粟米易之筐筥錡釜之器紅女賴焉以布帛易之天下之待農而食待蠶而衣者不皆得所求哉然則有者不覺其多無者不形其乏虛而往實而歸一任斯民之予取予求而已矣雖然懼民之有爭心也道在有以治之治之如何平其肆展其成奠其賈而又嚴夫偽飾之禁焉圭璧金章不粥于市命服命車不粥于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他若飲食衣服犧牲戎器之屬悉準諸此又何論不中度不中量不中數不中伐者耶司其事者或于思次或于介次皆有治之責者也古之為市固如此間嘗讀周禮司市之職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而亡者使有想其時質人廛人勤于職業焉胥師賈師宣其禁令焉有犯禁者舉而罰之所以懲奇技淫巧也則無論朝市夕市熙攘往來寧有誅求之患乎而惜乎其風之已古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

欲壞井田之法者託古聖以欺世焉蓋神農已成上古其言多不可考也乃有為之者豈非欲藉以惑人哉今夫文公以禮聘孟子問為國則志切於振興問井地則情殷於潤澤區區五十里問得大賢以相助方將舉二帝三王之良法次第措施之而異端曲學之人欲亂其所為遂自異其所為如有為神農之言者是已吾思神農氏之作也斵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又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之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後之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徃徃慨然興慕想見其為人要何嘗于前聖

後聖之中分門別户獨尊其敎以自成一家之言乎奈之何有為之者治法莫詳于官禮自朝廷以及閭巷無不取而録之以輯為成書則其事何莫非可言者然而當世之好修稽古者久已默會其原言之而得其指歸亦不過庸行庸言之事偶一紕繆反招指摘之紛乘豈非自形孤陋乎故官禮雖為後世之所稱寧可置而勿論也道統莫備于詩書由刪定以示典章誰不講而明之以奉為極軌則其端何一非可言者然而儒生之好學深思者早已心知其意言之而探其義蘊亦不過習聞習見之端偶有差池即致刺非之叢集豈非自取恥辱乎故詩書雖為儒者之所尚概可秘而不宣也非尊崇者不可以動衆神農之功德徧于萬方而其後羣聖遞興俎豆馨香之美報無窮焉其尊崇為何如也尊崇者人不敢輕則不妨揣其意而擬議之即不妨藉其名而震驚之此一為也直以王猷為淺近并以儒術為迂疎有非常人所能計及者非荒遠者不足以惑人神農之著作列于三墳而其時六書未備學士大夫之記載無傳焉其荒遠為何如也荒遠者人不能辨則不妨以其所有者而敷衍之即不妨以其所無者而增飾之此一為也上可以聳人君之聽下可以驚士庶之心有非吾黨所能料及者此為神農言者之本心也孰為之則許行是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觀詩之詠田獵者知獲不由於詭遇也夫馳也舍矢也各有其長也觀車攻之詩不可見獲不由於詭遇乎且夫人之執藝不限於一端要皆可即一端以自見斷無容存一旁貸之思而以操術之不精諉其咎於他人也蓋情雖切於同乘而業自各有專長間嘗流連篇什而恍然有可取以為當前之印證者矣試為誦車攻之詩夫車攻何為而作也昔宣王會諸侯於東都而修一歲三田之禮於是乎修車馬備器械戎僕之儔七騶咸駕干城之將五戎並興蓋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莫不身通夫六藝與其選者不猗

不驚既調既佽大都巧力兼優者歟詩不云乎不失其馳舍矢如
破夫以馳之非易也或騁而左或騁而右長林豐草之間方且致
憂銜橛矣又何暇瞻彼周行而從容以相協乎乃自詩言之進則
與馬謀退則與人謀一若整轡而前亦自有範圍不過者而何虞
馬逸不止也夫以舍矢之甚難也或持而審或持而固建旐設旄
之際夫固惟恐失禽矣第保無惑於流示而志體之或乖乎乃自
詩言之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一若張弓而往原自有利執可
占者而何患邑人不誡也是蓋有各奏其能者焉水曲交衢傳為
典則參連襄尺奉為規模豈其嫻習於平時而不能嘗試於一旦
乎不必選奇材於冀野自無取乎鞭之長不必競鮮味於獸人自
無取乎湔之愛此以見菁莪棫樸先王之遺澤孔長即講武有經
莫不並呈其絶技是蓋有相得而彰者焉馳不驚塵而一弛一張
無憂泛駕矢不虛發而如組如舞亦樂實歸豈非一長之可展而
即為兩美之璧合乎當馳而馳不必代為之抽矢禮自協乎驅之
三當舍而舍不必代為之執鞭獲寧愧乎豝之五此以見北伐南
征當日之王猷允塞即頒禽有制亦可明示於後人我想其時悠
悠者旆之揚耶蕭蕭者馬之鳴耶囂囂者徒之選耶駕輕車就熟
路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固無有御非其正以干司馬之誅者亦無

有弓撥矢鈎而射不能中中不能入者故其卒章曰允矣君子意爾時之從事於田獵者亦皆君子之徒也

而良人未之知也

為妻妾所欺良人固不及料也夫良人以富貴欺妻妾而轉為妻妾所欺其瞷其泣豈良人之所及料乎且夫天下之巧於欺人者大抵皆拙於料人者也乃若閨門之內機變忽生而不能以昭然不昧者懸度夫婦人女子之心此亦良足慨也不見夫饜酒肉而為妻妾訕泣者乎想其妻之施而從也道途之景何足徘徊情固獨殷於伺察則良人之所恃以為饜足者固已目見而知之矣想其妾之聞所告也口實之求何嫌饕餮辱乃更甚於嗟來則良人之所賴以常饜足者亦已耳聞而知之矣而良人身在東郭之鄉

奚暇思夫餘事心在墦間之祭不遑計及他端蓋未之知也天下最易測者妻妾之性情閨房密邇而晨夕與居則其所懷疑而欲瞯者或微露於從容笑語之間而遂逆料夫出必相從歸必相告一旦盡改其所為當亦妻與妾之所無可如何者而竟莫能測也是妻妾之心甚智而良人甚愚也天下最難防者妻妾之窺伺氣質柔嘉而順從為正則其所熟籌而待瞯者或深藏於平昔倡隨之下而苟早計夫見而必泣泣而必訕一旦自白其所為或亦妻與妾之所既往不咎者而竟不及防也是妻妾之計甚密而良人甚疎也蓋良人之能知其妻者或無菽粟以充飢或無衣褐以卒歲北門交謫之風固早信其不免耳而謂能知其妻之睨視於後此固啓戶而出之時所未及計者矣抑良人之能知其妻妾者或妻之不相容其妾或妾之不相得於妻樛木逮下之仁固難期於復見耳而謂能知其妻妾之號泣於庭此又鼓腹而嬉之際所未為慮者矣使其早知妻之曳從則將混迹於侯門食客聊同濫竽之儔庶幾得藏其故態使其早知妻妾之相泣則或藉口於豪傑途窮偶效夌夫之乞抑然悉斂其矜情乃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人之無良何至此與求富貴利達者可以鑒矣

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

其所哉

狀魚得所之形而聽者不覺神往矣夫圉圉洋洋攸然而逝魚之得其所固如是也子產所為神往于池上云且萬物各有其性性莫不惡死而愛生而當死而復生之時則生機之由漸而暢不必愛物為懷者能曲為擬之即在愛物為懷者亦樂為聞之有不覺情見乎詞者矣如校人之反命於子產蓋其微窺子產使畜之意必欲得其所而後快則將何以動子產之聽哉今夫魚之與水相忘也無所謂圉圉也無所謂洋洋也無所謂攸然而逝也蓋其習

於依蒲原若有自為無患與人無爭之象特非所論于乍入于水
者此不足以告子產魚之為人所厄也即不能圉圉也即不能洋
洋也即不能攸然而逝也蓋其困於貫柳亦自有無可奈何安之
若命之形特非所論于復入于水者又不足以告子產而豈知校
人之所以告子產者固已熟籌於未烹之先摩揣於既烹之後而
能得子產之歡心哉其曰始舍之圉圉焉魚之未生而將生也有
然曰少則洋洋焉魚之將生也有然曰攸然而逝魚之既生也有
然魚死于校人之手而生于校人之口校人非魚而知魚之樂校
人言魚而聽校人之言者如共見魚之樂矣蓋魚之得其所固如

是者子產聞之而遂欣然神往也想其憫魚之將枯而無暇擇乎
大壑謂早使之得所也第恐沼沚之隘不若江湖雖有往來之所
亦難保其必生則其默慮夫魚之不得其所者不在魚而在池及
聞校人言而知池之已足慰魚也此固使畜之時所未及料者耳
抑其異魚之可活而必欲轉之清波謂庶幾其得所也第恐驚餌
之餘未免易餒雖有游泳之所亦難望其即生則其隱憂夫魚之
不得其所者不在池而在魚及聞校人言而知魚之甚幸有池也
此又使畜之時所深為期者耳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維時子產
意中之魚夫固圉圉者矣夫固洋洋者矣夫固攸然而逝者矣當

亦反命者所早為逆億者哉而校人且退有後言也

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

晉有謀臣其所以有可考焉夫璧與乘重幣也況出自垂棘屈產者乎此晉人之慮周于所以也且夫國家恃有非常之人不恃有非常之物雖然有物而自私之則物不足珍有物而善用之則物誠可貴即一擕取間早歎智謀之深遠也如奚為虞人何以不終為虞人乎則惟晉人之故當其時獻公之為君也任人謀國有計從言聽之風荀息之為臣也盡職在官有觀變審幾之略于何見之見之于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物不希世者不足以動人試思懷璧以越鄉尚恐奸人之竊發授璧於歸國惟邀故主之見憐

而垂棘之璧則固與周之砥厄宋之結綠同為希世之珍者矣與
其藏之於中府無所効其能何如藏之於外府自足適其用乎則
此一以也在啓櫝之賈人所未及料者矣物非邁種者不能以驚
衆試思獻馬于季孫不得入上乘之列歸馬于裯父僅分千乘之
餘而屈產之乘則固與鄭之小駟衞之啓服並為邁種之良者矣
與其置之於中廐無所見其長何如置之於外廐更可得其力乎
則此一以也當又掌閑之校人所不能測者矣或謂圭璋本特達
之資何必以乘為之繼不知人之好有所偏也愛玉者役志于琳
瑯愛馬者溺情于騏驥多方以嘗試之而相輔而行雖為吾國之
寶而不惜或謂蓄庶為康侯之錫何必以璧為之先不知人之情
最無厭也本非終棄之圖何惜兼珍之贈重賄以欣動之而物惟
其稱早知中智以下所必貪蓋謀之多藏不至同于輕試而愚而
可玩又況加以甘言假道于虞以伐虢晉人之計行而奚不得終
為虞人矣

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

非有而以為有即所無者反言之也蓋獻子之家有之者衆矣以五人為亦有也非即所無者以反言之乎今夫人心之不可誣也本有者不可謂之無本無者不可謂之有雖然以衆人之所有而謂數人之所無跡隣于輕信則何如以其人之所無而謂其人之所有論從乎刻求也耶如獻子之與五人友以其無獻子之家也吾是以重有念於此五人者五人特桑户棬樞之士則無獻子之家者或飾于外而有獻子之家者每結于中未可知也正不必獨高其格于曳裾侯門之外五人非鳴鐘列鼎之人則其無獻子之

家者或託以表異於羣倫而有獻子之家者實不免縈情於方寸未可料也又何弗姑抑其品于希榮趨勢者流勢利之誘人也庸流每為之生羨耳聞獻子之家而殷然有焉目見獻子之家而欣然有焉謂足以誇耀當時震驚後世者惟獻子之家也使五人而亦存一誇耀當時震驚後世之心則考槃中之寤寐念念莫非獻子之家而有之不足為五人異富貴之逼人也豪傑輒為之動心取精莫如獻子之家而艷而有焉用宏莫如獻子之家而忮而有焉謂足以驕其妻孥榮于鄉里者惟獻子之家也使五人而亦設一驕其妻孥榮于鄉里之見則几席間之周旋隱隱不忘獻子之家而有之不必為五人疑在當時有獻子之家者原不乏人諒不可以律五人然僅謂五人超出乎當時似近于推崇之太過則不妨以世俗之情而誣高人之量貿然以加曰亦有獻子之家即今日有獻子之家者未嘗無人要不可以槩五人然必謂五人迥絕乎後代亦疑于嘉許之無憑則不妨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坦然以責曰亦有獻子之家誠若此則五人失其為五人而獻子寧肯自失為獻子哉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

徒求放之小者所知甚淺矣夫雞犬之放放之小者也而人則求之其所知不已淺哉今夫事有所當務者即有所不當務者如必以不當務之事引之為己任即尋常儔類間亦將謂其不近于人情而流俗所趨習焉不察往往役其神於其細已甚之中固可約舉以相觀也吾何以哀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者哉蓋嘗曠觀天下之人矣秉五行之秀而為人苟其念切于預防寧有一端之或放乎顧放未可概論矣若惟是無足重輕之數則瑣瑣者何足計也備萬物之理而為人苟其不安於少縱亦奚憚惓力

以相求乎顧求未可等視矣若惟是不甚愛惜之物則汲汲者何好勞也乃吾見夫人有雞犬放者矣其為魯雞與其為蜀雞與膠膠者本自處于寬閑其為田犬與其為食犬與狺狺者原不禁其出入此即偶焉壯往不聞鳴吠之聲或者倦而知還無改羽毛之舊易曰或繫之牛行人之得又曰喪羊于易又曰喪馬勿逐自復誠以芻豢之屬雞保其不失又何論于雞犬乎然而人知求之矣凡物相睨之美其端必緣于相取則誠重恃乎求也夫求豈冐昧以從事哉知之深斯求之切試思雞曰翰音犬曰羹獻律以祀典之所需亦何容漠然置之而人固知求之也求之而得焉以為意中之事求之而不得焉以為意外之虞吾甚幸其以有用之聰明而於雞犬露其端也凡物相離之後未嘗不可以相合則誠宜切于求也夫求豈惝怳而無憑哉知之確斯求之專試思雞以司晨犬以守户縱謂長物之無多亦何妨淡然處之而人獨知求之也求之而必欲得焉固不覺形神之瘁求之而惟恐不得焉或且為將伯之呼吾甚惜其以無窮之智慮而於雞犬封其識也有放心而不知求人柰何自視其心曾不若雞犬乎

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
不勝火

不力於為仁者徒藉以塞責而已夫苟力於為仁何患其不勝不仁也而或謂之不勝焉不可即水火以例觀與且夫人之將有所為也非可涉獵以圖功亦非可淺嘗而輒止必竭其精神不遺餘量始免求而罔獲之虞非然者為之本不盡其力而願望過奢遂藉口於所為之無益豈篤論與仁之勝不仁猶水勝火蓋天下未有水不勝火者則欲勝不仁者其必汲汲于為仁哉非不知日新之是要而意存襲取輒浮慕以為名較之古儒者之身體力行相

去何啻乎倍蓰非不知克己之是圖而志本無恒輒半塗而即廢較之古君子之月將日就相質殊見其差池吾觀于今之為仁者而恍然于不勝之勢即水火可明驗也理與欲不容並域而居不自絕其朋從而欲見秉懿之好其可得乎夫坎之濟也由于習離之兆也取乎重易原各取其象第使一彼一此之畧當則量力比權亦不至施而罔效特無如所挹注者甚微欲撲滅者方熾將何以收其效哉欲與理又常畸出而爭不自勤其澡雪而欲有夜氣之存其果能乎夫潤下則作鹹炎上則作苦書原特著其行第使或寡或多之未甚則因難見巧亦不至勞而無功特無如懦弱者力易窮亢烈者勢難遏將何以見其功哉不見夫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者乎其不熄也非水之不勝火也然而人得以有詞矣謂天下事未經嘗試遂預憂其不勝是誠欺人之術矣而我則不逆料於未事之前竭蹶以從事而水之力實有所不能固無可如何也則欲以不勝者明告天下也謂天下事空言物理遂懸斷其不勝是更冒昧之見矣而我則不泛言夫物理之常平情以考驗而火之勢實有所難禦亦無可如何也則方以不勝者自悔徒勞也今之為仁者奈何猶是

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

即事之無不能者可為人共信焉蓋人所不能之事原難悉數而特非所論于徐行也孟子故即徐行以還質之且夫人各有能有不能其所能者之少必不敵所不能者之多夫不能者之無庸遽責以能也明矣天下事心與力之所無可如何者在旁觀當為之相諒雖然能固不可倖居也即不能亦未可妄託也如徐行疾行有弟不弟之分若是乎徐行之當兢兢也操几杖以相從固必明于長幼之節矣若惟是舉足之間縱不克趨以采齊行以肆夏亦何至徑行而直前也戒琴書之勿越固必嫺于進退之文矣若惟

是步武之際既不若二節以走一節以趨亦何妨少安而毋躁也夫徐行者原其意所由來實本於至性至情之發而即其事以靜按亦不過習聞習見之常顧或謂行之徐有未可望于今之人者德色起于耰鋤攘奪形于觴豆今日之人情亦可概見而欲其修子弟之職循循然亦步亦趨焉難矣則遂致疑于人所不能也而豈其然哉今將進別聲被色之人而驟為語之曰爾無犯尊爾無犯齒則或退然于有所不能者而要非所論于徐行也夫既目之為人羣凡分內之事皆當自勉于能焉而況乎周旋出入哉如謂端行頤霤弁行起屨獨不能俟長者之須臾焉則必非別聲被色之人而後可今將舉類聚羣分之人而備以責之曰爾必敬老爾必敬長則或瞿然于有所不能者而要非所論于徐行也夫既稱之為人即凡艱鉅之任猶將共望其能焉而況乎趨蹌奔走哉如謂父齒隨行兄齒雁行獨不能讓長者之先我焉則必非類聚羣分之人而後可蓋人所不能者或窮于心之所未達而徐行則不必有非常之卓識始能相待以從容人所不能者或限于力之所未逮而徐行則不必有絕類之奇才自能不流于壯徃獨柰何其不為也哉

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

藐大人之所為其巍巍者已不足恃矣夫不曰大人而曰彼是即藐之也彼之所為孟子豈屑為之哉且夫人志趣之不同也有所必為之事即有所不為之事方寸中之定見豈外至之顯榮所能引而去乎蓋富貴浮雲之念久已自信於平時則雖多方以相誘亦僅博庸流之艷羨而已我何以得志弗為哉誠以居食游獵之樂特在彼之所恃以為巍巍者耳以彼禮義之防閑視為末節日役役于紛華靡麗之中自以為惟我獨有也則即順其情之所欲而舉以予之曰在彼者以彼師保之教訓置若罔聞日營營於淫

逸驕奢之內自以為他人莫及也則即揣其心之所願而併以奉之曰在彼者然則彼之所恃以為巍巍者豈有他哉而謂遂足以傲我哉蓋分而言之則弗為也統而言之則皆我所不為也今將就事以告彼曰若者不必為若者不必為若者不必為彼必謂我之所信而好者惟此數事而奈何舍旃也且又安知不致疑于欲為之不得而旁觀相忌乎夫我不能勸彼之不為而顧以身嘗試當亦人所共信為不然也則彼雖據以相嚇豈能動修士之本心哉今將據理以告彼曰孰者不可為孰者不可為孰者不可為彼必謂我之所幼而學者更無他端而奈何中廢也且又安知不致議于欲為之不能而聊洩所憾乎夫我不能禁彼之不為而顧以身效尤此固我所自計為不暇也則彼雖挾以相驚何足邀純儒之一盼哉蓋天下惟食貧居賤之人身居窮巷抑鬱無聊而見彼之所為如此其赫奕也遂不覺有向慕之心一若苟得為之于願已足而我則非其人也所以取精用宏人每視為快心而我則漠焉而不顧天下惟希榮附勢之輩日侍權門奔走惟謹而見彼之所為如此其尊榮也遂不覺有仰企之意一若倘能為之樂此不疲而我則非其人也所以高爵厚祿人每視為盛事而我則淡焉以相遭我固有古之制在也何畏彼哉

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
居與行各有所似欺人者轉而自欺焉甚矣忠信廉潔之自有真也乃竊其似者以欺衆閹然者有不自以為是者乎且夫事之非其所有而欲假借以成名則無以逃指摘之紛乘即無以慰神明之內疚乃若立心制行吾儒自懋其姱脩而有人焉襲而取之以欺愚百姓之耳目當其純盜虛聲方且謂計之甚得也已則豈特無非無刺同流俗合汙世已哉蓋特乎有所似也夫天下事亦務其是者而已矣何以似為而鄉愿曰否否美名可以倖邀也立品可以緣飾也吾想其人居心本無忠信之誠而深情厚貌宛若篤

實而無欺行事亦無廉潔之操而好名能讓宛若清介而有執雖然不可欺者人心也吾竊慮其似之不足恃矣然而衆皆悅之矣夫羣分類聚之中而衆目之為衆固非識微見遠之人也平日父老傳聞輒以忠信廉潔為美德一旦見有似者遂不禁交口稱之曰是忠信也是廉潔也蓋身不登儒雅之堂耳不聞詩書之訓衆人之為其所惑也固無足怪設使其清夜自思果是耶否耶今夫人之欺世而盜名者其初未嘗不四顧徬徨惟恐他人之笑侮未敢自謂藏身之固也及今日為之而不見責於人明日為之而更見稱於人日復一日并不覺其所為之皆竊取也不特無悔過之心抑且增盈滿之念於斯時也苟抑然自下退然自疑則既無以堅衆人之悅且必盡改其前此之所居所行而後可也試思鄉愿能之乎其有不自以為是者乎嗟乎忠信本也廉潔操也縱使能為其似者以取悅於人快心於已試以堯舜之道律之謂其可入也與哉

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壬子科錄科題

魯史未足以繼詩其事與文有可考焉夫春秋非魯之所得私也第曰魯之春秋則何異乘與檮杌乎進觀其事其文可知其大畧耳嘗思春秋一書備載當時之實事固非尋常左右史之記動記言所可等量而齊觀也雖然未經筆削以前則僅足供考信於宗邦不足還大權於天子試為溯其所由來覺故府所藏一展卷而令人索然也已如晉之乘楚之檮杌皆所以記其事而著其文今以魯之春秋參其間雖或名有不同而其所以輯為成書者亦何嘗不同哉魯為秉禮之國先王之遺澤猶存以視夫蟋蟀山樞未

嫺於陶淑者其相去為何如也而載籍之燦陳無關賞罰則雖編年紀月豈遂為萬世之章程魯為周公之後先公之雅化匪遙以視夫蓽路藍縷自安於僻陋者其相去又何如也而儒臣之珥筆無與勸懲則雖比事屬辭未可為一王之憲令平心論之蓋一也且夫春秋之作也褒貶在一字之間進退關百王之法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外藩而或書其爵而且會盟必録朝聘必登自王朝以及侯封始於隱桓終於定哀二百四十二年其事其文不可以維王迹之衰而繼雅詩之後乎然非所論於魯之春秋也今試即魯之春秋考之事不率乎舊章則不著而春秋之事何事歟想當時會於葵邱亦凜尊王之志戰於城濮尚多知禮之誠内外交推共欽功烈而要無當於方叔召虎之經營也則桓文而已矣文不衷諸至當則不精而春秋之文何文歟想當年來聘請觀見重於鄰國太子受教崇信於他邦紀載非虛奉為考據而要難比於天保采薇之歌詠也則史而已矣此魯之春秋也此其所以無異晉之乘楚之檮杌也然則春秋何益於迹熄何補於詩亡哉吾不禁穆然於孔子之言矣

大學之道 壬子科鄉試題

學有所以為大者聖人示之以道焉蓋學何以大大於學之道耳聖經故首揭其道以示人云嘗思天生人而不盡先覺先知也於是乎有學雖然學亦何嘗之有高其見於空虛則已泛狃其習於淺近則已踈役其志於紛紜則已雜其學皆無用之學我夫子有深憂焉所為顯然明示諸天下萬世曰大學之道誦詩舞象以来詣力漸臻於美備而學必務乎其本原不矜一手一足之能敬業樂羣而後就將日進乎宏通而學必統乎其全亦自有小成大成之候蓋嘗觀於先王之教所以課其學者至深遠也凡可以增性

命之美者無弗圖也凡可以赴事功之會者無弗備也至於纖悉繁賾之故大受者所不必經心亦使反覆求詳焉而不敢癈至其材之既成資以謀而無所不通試以事而無所不效追論者以為上世之人材有天授焉而不可幾而不知先王之所以課其學者其教固如是焉耳又嘗觀於聖賢之學所以循於道者為不茍也沈潛高明可以任其質而不敢安也藏脩游息可以速其成而不敢廹也及至天人身世之間所値者已廹不及待而猶遲回自試焉而不敢輕追其身之既出大可以持天地之變而細亦能屈萬物之材觀聽者以為夫人所挾持非關學焉而不可强而不知聖賢之所以循於道者其學原如是焉耳道本寓於學之中而鹵莽以圖功徒痺其心思而不相洽非不學也學焉而不衷諸道也吾願好學者之無背而馳道實綜乎學之要而淺嘗以塞責第拘於偏曲而不能精非不學也學焉而不盡乎道也吾願嗜學者之悉探其蘊自昔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皋夔稷契伊吕之為臣無一不從大學中來而志不惑於他岐功不紛於旁騖以藐焉中處之身而卓然與天地參贊協乎道也明德新民至止善學者毋忽於所當務哉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壬子鄉試

君配必正其稱謹於禮也夫禮始於謹夫婦則邦君不可輕視其妻也各正其所稱不當顧名而思義耶且夫我周之興由文王說者謂文王身為方伯又得聖女姒氏以為之配故王化之隆始於閨門被於南國而原乎關雎一篇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夫夫婦婦家道正而國勢昌夫固有可為萬世法者焉今夫邦之所尊者君而君不可無內助也考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冕而親迎

禮重大昏若是乎邦君之妻尊與君等而正其分而定其名要必自君稱始天妹特神奇之號相襲焉而適見其誣惟稱之曰夫人而後見采蘩以薦馨香受絲而成黼黻內事之所恃以理也非徒以翟茀来朝慰同心於偕老邦媛亦誇美之詞實按之而彌形其褻惟稱之曰夫人而後知荇菜自徵其柔順葛藟無失乎憑依陰教之所賴以修也豈僅以雞鳴夫警追懿行於賢妃弟在夫人自稱不可亢也籩豆酒漿之職惟恐隕越以貽羞曰小童撝謙之雅也屬在邦人敢不仰母儀乎則以尊君者尊夫人而有君夫人之稱固無俟乎錦馬之媲也已若夫稱諸異邦亦不可苟也姻婭兄弟之間每切葭莩於通問曰寡小君使臣之辭也維彼異邦人孰不重鄰封乎則以尊其君者尊夫人而亦有君夫人之稱並不關乎桃李之穠也已其稱之各得其宜如此亦以君先正其稱而鄭重乎其妻焉耳其始必為邦君之女我魯宗人釁夏曰周公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其他固可類推也雖地道無成不敢自居於匹敵而邦以內邦以外莫不交相欣戴焉則視君稱為標準而貴有常尊斷不啟妾御上凌之漸其後必為邦君之母我魯丁卯子同生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又何疑於子貴也雖婦人無爵方且自牧以謙卑而稱於近稱於

遠莫不凜然崇奉焉則隨君稱為饗應而名非謬假自無慮臣民不淋之譏故春秋書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舍其族所以尊夫人也亦可以為邦君鑒矣

公都子不能答 壬子科鄉試題

無以應義外之詰者窮於詞非屈於理也甚矣公都子之見義自真無如外義者之曲為相詰也明其為不能答固可共諒焉耳今夫孟子之教人答問居其一顧有時漠然置之不答者在其人本無求教之誠則我孟子亦惟以不答答之君子曰不答之答深於答者也豈及門諸弟子所可及乎如孟季子以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曲證其義外之說公都子將何辭以答哉使必直斥其義外之誣而侃侃以答曰非由外鑠夙承明訓於吾師此固秉正嫉邪之素志而不足以服孟季子之心使弟姑順其義外之見而唯唯以

答曰是實外来幸獲創聞於明教此亦尊人畀已之苦衷而適足以堅孟季子之信公都子於是平心而察之悉心而求之將較量夫情之厚薄而答以所敬者至性所長者具文是作偽之端起於吾黨彼致飾於聲音笑貌以自號為恭者皆不必深責也此何可以見諸言將區别夫分之親疏而答以所敬者本於不自知所長者迫於不得已是虛拘之習轉在吾儒彼徒恃夫幣帛承筐以自明其誠者皆不容堅却也此何可以出諸口蓋茫然無以為答云且夫答亦何難之有即敬兄之答而反覆以陳謂不因所長而改其度可也即先酌鄉人之答而從容以辨謂是準所敬以順而推可也不然即行吾敬之答而復理前說謂所敬所長之皆由於内亦可也又不然即伯兄鄉人之答而更進一解謂所敬所長之不悖於行無不可也乃公都子能答以伯兄之當敬而不能於鄉人逼處之時答以伯兄之不嫌於屈能答以鄉人之先酌而不能於伯兄並立之日答以鄉人之不嫌於伸然則豈不欲答哉直不能答焉耳蓋既不能觀其通於伯兄鄉人之間則致疑於吾有所敬而有所長者介乎其側使吾敬扞格而不行也方自悔前言之太直又不能廣其見於伯兄鄉人之外則轉惑於自有所長而向所敬者頓失其常使吾敬牽制而不行也遂不覺朕舌之是捫以告

孟子固知孟子之必有以答也而公都子於是理愈明而詞亦達矣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癸丑科會試題

聖人即疾以論世彌深今昔之感焉夫既謂之疾非民所宜有也今乃并此而亡之夫子所為望古興嘆與今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前人未必獨優後人未必獨絀而論世者曠覽上下千百年閒不能不嘆優絀之懸殊者正不必嘉言懿行為難能而可貴者也吾觀於今而不禁穆然於古矣古者俗尚敦龐咸秉秉彝之好而性情所發共底於大醇遞歷之虞夏商周而不可易古者世風淳樸不聞作偽之端而氣質之疵予人以共見不啻如陰陽寒暑之失其平所謂疾也損乃有喜敢任其弗瘳數豈難終無煩於更僕

約計有三吾方以是為古人惜而忍以是為今人幸哉至教之隆
也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相率于亦趍亦步之程即有疾亦何
難黙化然而未易盡也樂正司徒朝廷非無董勸而觀摩未善偏
若於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之外獨見其差池此則民所不及自知
一任後来之共引為戒者矣大道之行也四術崇於學六行修於
鄉羣遊於無黨無偏之宇即三疾皆可以渾忘然而不必諱也釋
回增美草野胥沐甄陶而積疾難除轉得於瑕不掩瑜瑜不掩瑕
之閒隱留其缺陷此又民所不敢自護惟恐異時之復效其尤者
矣而今也豈遂無疾耶豈尚有古之三疾耶必狗愛古之私而作
後塵之步至沾沾焉舍其長而取其短是亦不可以已乎何相待
之薄也夫薄待亦殊覺不情耳以民之道遵三代豈難追往哲之
典型乃律以生質之偏而昔憂不治而益深茲且變本而加厲是
幾欲與善人君子同深願見之思也吾始願豈及此哉苟念牖民
之易而凜棄咎之箴即兢兢焉覆於前而鑒於後是豈不足以風
乎何降格以求也夫降格亦正非素志耳以今之時際末流久不
睹先民之矩矱乃衡以禀資之異而昔則尚期於有閒茲且雅望
其可為是轉不得與借乗閱文共慰猶及之願也其遷流將何極
哉夫惟聖王在上操變化之權建中和之極俾斯民由今以進於

古更由有疾以至於無疾此尤吾之所厚望也夫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 癸丑科會試題

知有殊途可歷指其所從入焉蓋猶是達道而生知學知困知其知之途各異也夫子故為歷指之且夫臣言修身而推本于知天識以天為道之大原自古聖賢所為極深研幾者未有不期於知之而後快也顧理原同得而質有懸殊苟不察其所從入之途則亦烏知聞道之遲速固自有同而異者在乎如達道恃乎達德固以知為先務矣然而知亦正自有辨蓋同是知也而知若獨處其逸則或有生而知之者天地之精華山川之靈秀人得之而官劾其靈厥彰厥微因端以竟委何思何慮即始而見終如鑑之空物

無不照也簡冊未彰於上古而彝倫攸[敘]理默契夫九疇風雷皆可以弗迷而庶物能明教實敷於五品殆所謂生是使獨者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從古數人而已然使言知者而必盡出於生知知之境亦太隘則或有學而知之者詩書之詔示師友之提撕敏求焉而疑無不晰探之索之由淺以入深脩焉游焉得新於溫故如肴之嘉食而後旨也明哲不必其作則而念終始者早覺非艱就將豈患其不聰而有緝熙者克承止敬所謂學乃有獲者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厥脩乃來焉耳然使求知者而可槩語於學知知之事亦不甚難則或有困而知之者事幾之紛賾資稟之昏庸相值焉而機先自窒道豈遠人欲迎而轉距德原固有將信而又疑如蔀之豐幽而不明也聰明迴殊於天亶有忍其乃有蒙[齊]蒙之所為受以需載籍亦可以乞靈能鬱而後能通離之所以次於坎殆所謂困而不失其所亨者歟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其初難知焉耳及其知之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癸丑科會試題

引聖言以明消長之機有不可測度者焉夫存亡係於操舍則其不能無出入也明矣而其時與鄉又孰從而知之乎孟子引之為梏亡者警爾嘗思天下有一定之物乎哉無有也惟恐其無定而無定者乃能有定矣自恃為有定而有定者終歸無定矣此其故庸人習焉而不察聖人語焉而不詳如養有得失而物之消長因之此豈予一人之私言哉昔者孔子渾全夫虛靈之體從矩不踰明示夫克復之功欲仁斯至而不禁于此有危辭焉謂夫物不判其從違則功力之相加正不必糾其勤惰乃應若有神而機仍在

我自强不息君子所以取象于乾也物苟泥于迹象則去来之定
候即可以測其方隅乃虚而善適更動而不居其危乃先君子所
以觀法於夬也不見夫操之者乎持守之維嚴豈必奠其撓獲而
念茲在茲者已覺其近取即是矣存矣不又見夫舍之者乎防維
之偶懈豈真去于斯須而弗慮弗(明)獲者已覺其稍縱即逝矣亡矣
噫存亡之介係于操舍者如此是則寂然不動其存也歟哉其入
也感而遂通其亡也歟哉其出也操與舍祇爭于俄頃而出之時
已伏于入之時原難應候以稽存與亡更判若兩途而入之鄉非
即其出之鄉無從課虛以責而謂知之者誰耶夫就能操者而論

隱微之意念常惺而能發能收其權默持於闇室當夫形聲未接
幾疑杳冥難窺而幸其存即慮其亡者神明早得而徹之功深于
夙夜而三月猶戒其違是無時而有時也身習于居由而安宅常
虞其曠是無鄉而有鄉也蓋得其所以操而七日之來復六虛之
周流原未嘗不洞悉于懷来爾而就既舍者而論方寸之防閑久
斁而為求為放其機早闇于當躬故雖覺悟稍閑亦或靈瑩不昧
而任其亡不奠其存者物欲又從而錮之瞬息之間已忘存養誰
詔以時之不可失也游衍之際輙敢馳驅直等于鄉之無何有也
蓋惟其安於舍而離合無定期往来無定所有長此冥頑而罔覺

爾人能於此而加謹焉則所以養其心者不已得乎



舜有臣五人

臣以五稱重其有也夫禹稷契皐陶伯益皆聖人也舜得而臣之故重乎其有也如此且兩間所貴者人上之為人君下之為人臣天尊地卑之義也乃不謂聖聖相聚落落可數而記者獨深美其有若異夫人之有之者何居今夫為天地立心為生人立命者人也不禁穆然于虞舜時矣有六府有九州人所憑依以有之者也然有之不足為舜重有百揆有羣后人所鄭重以有之者也然有之轉足為舜憂何也無人以理之雖有不為有矣而吾特遐想舜之臣五人且夫舜之臣亦未易言有也分命申命以来百僚各有

專司矣疇咨方切茅茨特告夫嘉猷是五人者堯已有之舜不得攘為已有也而不知三十登庸已符帝載堯所有之人即舜所有之人也此五臣也以舜而更昭洚水洪水以後萬姓無不懷居矣耕鑿興歌蔀屋隱被夫羣力是五人者民賴有之舜不得引為私有也而不知三十在位久愜衆心民所有之人即舜所有之人也此五臣也非舜而莫顯五人在天則象五辰水火金木土穀璣衡以之運行五人在地則為五嶽東西南朔中邦聲教於焉暨訖天下之治可想見也

余不作時文十年於茲矣癸亥仲春四日晚出德勝門遇梅林弟于途詢及松岑弟歲試知為此題歸海淀寓齋挑燈獨酌草成一篇昔 先伯文恭公自評程墨云見臘心喜故態復形不自知其辭費吾亦云然特抄附于末以志一時之興惜乎静庵師不及見也可勝慨嘆

淩虛躡景而下意自如匣劍帷燈仍於題位一絲不溢刻棘之思累丸之技 受業彭邦疇拜讀

涵取下意不事彎觸而自能籠罩靈思妙筆氣體高超耘渠朴山諸老不得擅美於前 受業葉紹本謹注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乙丑會試題恭擬

聖人志在天下使各得其分而已夫老者朋友少者各有其分也安之信之懷之所以如分償也子之志固如此嘗思一夫不獲儒者之過況大聖人與天地同其量而與斯人相見以心以補天地之不足豈尚有不獲者哉于何見之見之于言志謂季路曰子欲聞吾之志耶抑知吾之志固有在耶往来酬酢之中罔非吾與是天下之顛連無告者皆吾聲氣相同者也則念切于維持馬足車塵所過盡屬吾人是天下之環而待命者皆吾呼吸相關者也則情殷于補救夫不有老者乎年高則侍養彌殷氣衰則服勞易瘁

念誰無老者而使之心傷遲暮乎則援諸尚齒之儀解其餘生之
戚安之而已矣不有朋友乎強笑語則出以肺肝見利害則擠于
陷穽念誰無朋友而使之怨起風雨乎則無忘車笠之盟克全金
蘭之誼信之而已矣不有少者乎襁褓則疴癢難知童稚則中才
宜養念誰無少者而使之悲切毛裏乎則本乎誠求之意充其保
赤之心懷之而已矣使必覿面相逢而始怦怦為之動猶末也一
室之内九寓咸賅不必老者之責我以安朋友之責我以信少者
之責我以懷也庶幾自盡吾心耳使必事權相屬而後一一見諸
事亦緩也天性所存因物以付明知老者之必期于安朋友之必
期于信少者之必期于懷也惟有各還其分耳此吾之志也

剴切清真詞無枝葉 朱石君先生

元箸超超卓然高渾是先輩名程 戴蓮士先生

高處立濶處行颯爽之氣咄咄逼人 恩雨堂先生

樸實説理渾灝高超寫出大聖人天地同流氣象非埶於宋
五子書者不能道其隻字 邦疇 以是科受知於吾 師越
二十九年始得讀此擬程方知世有不朽之作回憶昔日所
為祇足獵取科名而於道未聞也三復終篇不覺汗下受業
彭邦疇拜注并記

精理為文大氣色舉直合震川鍾陵為一手傳世奚疑受業
葉紹本謹注

恩福堂課藝 下

李靜庵先生正訂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
道足以平天下未可易言得也甚矣平天下之自有大道也特難
乎得之耳示之以忠信君子可不慎乎且夫平天下者一身立萬
民之上將以順天命而合人心何恃乎恃乎道而已矣蓋非易得
者天命惟道可以感通甚難得者人心惟道可以感應於以見取
道之原端在為上者之懋厥脩焉耳如理財用人其效及乎天下
其責在乎一人吾是以重有念於平天下之君子焉君子志存廣
運而四海之大六合之遙紛然而難理其所以能與天下相安於
中正者操術為有原也君子念切化成而庶類之多人民之廣雜

然而難治其所以能與天下相適於蕩平者綏猷蓋有要也無他恃有大道也夫大道豈易得者哉大道而精言之與性命相孚而準以慰下流待澤之殷則其量自裕範圍而不過曲成而不遺道之所為簡而該也此何容襲而取乎古人遠撫長馭悉本於兢業之小心虛中以治而欲立欲達審於己者無不周稱物以施而爾宅爾田體於人者無不遍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用此意也而以建君師之極庶不致與道扞格耳大道而廣言之與天地相參而奉以課薄海嚮風之效則其用自宏鼓舞而盡神推行而盡利道之所為公而溥也此豈能強為合乎古人養欲給求幾竭

夫宮庭之睿慮事無論巨細慎始圖終殫心於扆布地無論要荒類情通德曲致其殷勤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饗即此意也而以端治化之原斯不患望道未見耳忠信以得之有必然者蓋道得則天命因之而得試思冥漠之中求莫求寧久已勞其眷顧有能合於道者天命即予之而不吝也明堂有夙夜而社稷有貞符惟得道者之膺受焉耳所以天休滋至而無逸陳書用戒夫一人之敬德道得則人心亦因之而得試思畿甸而遙一弛一張久已詳為視聽有能體斯道者人心即歸之而不疑也黼座凜幾康而海隅享樂利惟得道者之誠和焉耳所以孔邇興歌而緝熙罔

懈遂傳為百代之憲章不然道不可得而天命人心又何待言吾願平天下者三復乎文王之什康誥之篇而奮然興皇然懼也

雖曰未學

以未學目敦倫者亦人以為未學而已夫世固有未學之人乃以敦倫者當之果可以未學為定評乎且儒者無滿足之心即耳目見聞之所及每退然自以為未學焉顧責己貴求其備而持論無取乎苛自斯人相尚以浮華而空疎之誚反加諸敦篤之儒則人之多言有不能禁者矣如君親賢友各盡其誠豈得望之未學者乎吾嘗見世之未學者矣入則無水源木本之思未學古孝子之報德也出則無鞠躬盡瘁之誼未學古純臣之靖獻也遇名賢而弗致殷勤對良朋而或欺然諾未學古君子之見賢思齊久要不

忘也若是者是真未學之人也要豈所論于能盡其誠者哉獨是章句之士潛心於記問自以為淹博古今見有講求庸行者遂以為分其誦讀之心即好古之未專也夫未學似不可概論矣未學事君者豈并未學事親未學親師者豈并未學取友今乃舉而槩之曰未學一若庸行之外別有功修而輕以相量者不自覺其言之無稽也標榜之徒役志於聲華自以為風流儒雅見有敦崇名教者遂以為執其迂濶之見即入世之未工也夫未學亦自有專屬矣將毋未學事君抑亦未學事親將毋未學親師抑亦未學取友今乃統以屬之曰未學一若名教之中無關德業而妄以相議者不自顧其言之相襲也世豈有以寢門之問暨殿陛之拜颺目之為未學者乎乃前之人仰而慕之後之人眇以視之此以見愛古而薄今本恒情之通患則雖嘖有煩言在身受者亦坦然處之不必辯孤陋寡聞之誚世豈有以杕杜之好賢風雨之懷友指之為未學者乎乃聞其事傳為美談見其人視為末節此以見貴耳而賤目亦末俗之常情則雖隨聲附和在身受者亦夷然置之原不矜博聞強識之名噫學校舉野處之秀而城闕有佻達之風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吾願表而揭之以勸天下之無忝于大倫者

管仲之器小哉

論霸佐之器聖人深有惜焉夫夫子之稱管仲數矣而玆獨論其器而小之豈非深愛其人而又爲之深惜者乎嘗思千古大有爲之人必有一世不可及之槩其度量之恢宏迥超乎流俗非尋常意計所能測也乃若名高列國事業在人耳目之間而統究其本原不能滿天下後世之願吾今者不禁穆然有感于管仲矣仲爲海岱間之良佐作内政而寄軍令羣仰殊猷而懷遠招攜之說與夫牧民乘馬諸書又皆實見諸行事其才遠出乎寗戚隰朋之上仲爲春秋時之名卿脩朝聘而戢兵車共推偉績而伐燕征楚之

謀與夫封衞遷邢諸事又皆雄長乎羣侯其功豈獨在姑尤聊攝之間世之稱管仲者孰不震驚于管仲之才管仲之功乎而吾獨有異乎其器也古君子裕取之不竭用之不盡之藏如江海焉容納百川任為挹注也故雖伏處自安人未嘗不推而重之曰偉哉其器古大人具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量如覆載焉範圍萬物相為訢合也故雖風流既邈人未嘗不愛而慕之曰卓哉其器若管仲者何足以語此哉小哉脫于堂阜而鮑叔薦之于君殆謂其器之勝于高國耳而豈知不甚相遠也想當年緩關市之徵通魚鹽之利斯世之想望風采者若何其鄭重而無如器實限之矣夫悠悠莘渭之下起而應幣聘之求斯何如卓越哉吾恐管仲對之有慚色耳釋之纍囚而桓公用之為相亦冀其器之足任國家耳而豈知無所表異也想當日奪駢邑以養賢築穀城以褒績齊國之愛慕芳徽者方致其尊崇而無如器則域之矣夫登登版築之間出而任秉鈞之重斯何如俊偉哉試以管仲較之殊見絀耳方其出而圖君之際仲固躊躇于滿志自命非常今日久而論定之餘吾又想見其為人偏多餘憾管仲之器小哉

子曰不患無位

聖人示人以不當患者無位其一也夫位不易居也而徒曰無位則何足患乎子故以不患戒之且夫人奔走形勢之途者大抵縈情于通顯而惟恐好爵之不我予也不知富貴在天原非人力所能强窮通有命亦非智計得為功必於此中役役焉將令有用之精力盡消磨于仕宦之胸則為聖人之所深戒矣夫子見人之荒其本圖而輒馳騖于外也所為慨然曰今之學者每希冀于不可必之數殆非一端而位即其所汲汲者也朝廷之設官有典公孤卿尹皆為不可少之人而位乃建焉夫非徒示殊榮也而淺見者

第誇登進之隆國家之列爵多端錢穀兵刑各有不可曠之職而位乃備焉夫固未可濫邀也而希榮者每有夤緣之念吾見其急欲有位也撫貧賤而傷心必藉顯榮而滿志行險徼倖不勝其自媒自衒之心雖爵禄本非固有而百計以圖之絶不憚煩焉吾見其惟恐無位也望冠裳而生羨欲辭畎畝而升庸奔走曳裾不勝其或輓或推之願雖事權終不我屬而一志以營之仍不稍悔焉是蓋日以無位為戚戚也而亦知無位固不當患者耶操馭貴之柄者惟君賢則世官不賢則世禄聖天子推恩卿佐悉本大公豈其于學校之所升任情為予奪試觀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其選擇之切未嘗野有遺賢占小善者率以録名一藝者無不庸則瑜不掩瑕瑕不掩瑜固有明徵矣而何必患也任進賢之職者惟相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賢相臣汲引人材不拘常格豈其於茅茹之宜拔轉辱諸泥塗試觀臯夔伊傅吕周之為相其羅致之殷每使賢不家食朝進一人焉拔其尤暮進一人焉拔其尤則或出而長或入而治自非可强矣而何必患也嗟乎人孰不思遇合而窮通有數不必冀素絲良馬之情文人孰不願尊榮而聘幣相加亦當計拜獻先資之學問所以立乎其位者宜何如也而徒以無位為患哉

子曰女器也

許賢者以器所以嘉其有成也夫人而至於器非易得也夫子以是許子貢殆深信其材之有成乎嘗思儒者挾有為之具而聖門無無用之材此固可為及門諸弟子信矣第未經函丈之品題則不能深信於一已即不能共白於同堂而偶然之酬對片言可以論定其人者如夫子之許子貢是已日者子貢以賜也何如為問夫子曰吾固熟悉夫女吾且還念夫女辭尋盟而却吳敵久已見重於鄰封而以億則屢中之才藏修有素固不可與僅能有造者等量而觀請束錦以歸衛君亦曾誇美於宗國而以可使從政之

量精進無方固不得與坐歎無成者同日而語令夫天下之適於用者非器也哉古君子學有實效大可以持天地之變細亦能屈萬物之才其所以大叩大鳴小叩小鳴者恃乎其器也天下所以尊之為模楷古大人道可匡時用則功在一時舍則功在萬世其所以取之無盡用之不竭者裕乎其器也天下所以奉之為典型若女固自有女之分量也女器也卓然于億萬庸衆之中而獨成為器器亦胡可易言彼泛騖者不成一技之長孤陋者適為可棄之物想女天資高邁而又益以師友之薰陶是豈無可表異於世者所得而幾及哉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此吾之厚望於女也超然於什伯儕偶之外而無忝為器器亦何容倖托彼懷才者可以自効其能抱德者豈至或窮於用想女志趣疏通而又加以禮樂之陶淑此固非無所見其長者所得而比迹矣禮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是吾之有待於女也以女之從學有年而詣力所臻迴殊乎迂濶亦可知肄業之勤非無進境女之修途方遠而規模所具早越乎恒流則繼此日新之效又豈無憑夫子之許子貢也如此子貢可以自信矣而子貢又不能無疑矣

何以謂之文也

詢衞大夫得謚之由若未解所謂焉夫謚莫重於文也得之者必有所謂此子貢所以欲核其實于孔文子哉且夫士大夫身後之名在乎人君之一言以為千古之定論故後人思其謚可想見其人焉乃若人得美稱而未嘗大有所表見夫豈虛聲之可盜乎抑亦當日之鄭重以相加者或別有命意之所在也吾不禁有疑于孔文子之得謚為文矣立朝任事之人有謚以表生前之實跡故凡百有位莫不得邀一字之褒然謚而以文固人君所不輕予者也顯忠遂良之典有謚以為後世之觀摩故凡在名臣原不待有

易名之請然謚而稱文亦人臣所不易得者也蓋謚之中莫重于文而文之必有所謂也明矣嘗觀列國之大夫有謂之康者矣有謂之平者矣有謂之宣者矣皆不得謂之文蓋其人之事業本屬尋常斯盛名難居耳而文子獨以文名意其德行人品必有大過人之處非列國之大夫所可比擬者乎而果何以也嘗考衞國之大夫有謂之武者矣有謂之莊者矣有謂之桓者矣亦不得謂之文蓋其人之勳猷未能俊偉斯嘉名莫錫耳而文子竟以文著意其英華風采必有不世出之奇非衞國之大夫所得跂及者乎而又何以也衞之君有文公者衣則大布冠則大帛敬教而復能勸學務材而并可通商謂之曰文誠無愧矣而孔大夫之生平未有所建立何以與文公之謚並稱焉衞之臣有公叔文子者升僎于公為粥與餓修班制而四隣能交聽國政而社稷不辱謂之曰文實不忝矣而孔大夫之從政不聞有高勳何以與公叔文子之謚媲美焉在今日傳為美談覺家乘所垂誠足增菉竹淇泉之色想當年節以壹惠則司勳所載豈徒為簪纓世族之光賜求其故而不得也敢以質之夫子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　兩章

聖門多有用之才權門有難致之士焉夫三子才優于從政閔子義不臣季氏一深許之一婉拒之不可並紀哉且夫人之行藏不同有賛襄朝廟之人即有肥遯山林之士蓋才志所限不可得而強也乃若吾黨多才忽動他人之物色或器識為師友所深許或性情非權勢所能縻則待用之才與不屈之志有非當事所能測者昔諸賢之在聖門各有平生之藴蓄以俟藻鑑者之量能而使固非尋常一官一邑才也才力聰明專長有在然此日懷才未仕誰知内抱之宏深人民社稷勝任何難然吾人抱道自高豈屑權

臣之羅致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康子何足以知哉宜其遜以從政為悶而未敢遽信為可也若夫閔子騫者以德行稱費宰之使自謂得人矣而託以善辭並戒其復來拒之以汶上又豈季氏所及料者乎局量闊乎遠大嘉許不徒形跡之膚故或任重而利害難搖或處世而周流無滯或遇事而敏慧多能推其道可以治平又何難長百寮焉徵聘來自朝廷彈冠方慶遭逢之盛乃欲強就焉而不甘隱忍欲姑許焉而又患重來欲堅却焉而不遑寧處揆其心實難復挽又安得為強起焉而吾于是知三子之才為不可及矣天地民物之理縱未能統貫其源流而使之以一官効能于王國何憂曠職也假令康子能用三子之才而銓衡所及用其所長則宗邦之政令煥然聿新豈非三子之所躊躇滿志者乎而吾于是知閔子之志為不可強矣杏壇洙泗之間豈不願常安其誦讀而使之以一邑受爵于私家何辭遠去也假令季氏深察閔子之志而揚薦于朝身為之勸則汲引之休風于斯復見當亦閔子之所慷慨自許者哉甚矣三子之才並優于從政閔子之志不屈于季氏故三子中季氏得臣其二而閔子終未見用于世也

孔子曰才難

才有未易得者可以徵之古語矣夫既稱之為才自非易得者也是以夫子論才難而為徵之古語與且夫吾夫子以才望天下久矣故嘗於仲弓之問政示之以舉賢才豈非需才之亟而以得人為慶哉第才亦何可概論也有可以小用之才即有可以大用之才小才多而大才少每不足以愜愛才者之心古今人所為後先感喟焉耳日者夫子嘆才之不可多得也為慨然曰世祇知才之為貴也亦知才固何如者耶天地秀靈之氣鍾于人而才以生焉當其抱膝長吟規模已遠也是蓋積數百年之精華所聚而後有

特出之英豪辟雍鐘鼓之靈淑于人而才以成焉當其彈冠相慶展布方長也是葢經數百年之學校所興而後有超時之俊傑以此論才豈非難得者哉吾不禁穆然于古語矣間嘗觀于相士之君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要不過以其人之較殊于庸衆而使之職要職詳究不得謂之才也則亦何難之有夫所謂才者為天地立心為生人立命舉凡國家艱鉅之圖何莫非仔肩之在我聞風者未嘗不殷然慨慕以為庶幾接踵而生焉而無如其難也在古人已昧昧思之矣又嘗觀于好賢之相占小善者率以録名一藝者無不庸要不過以其人之有志于功名而任之一官一邑更不足謂之才也則亦何難之有夫所謂才者處經事而知常處變事而知權舉凡宇宙事功之會何莫非負荷之在身尚論者未嘗不緬厥謨猷以為庶幾比肩而立焉而無如其難也在古人固振振言之矣或謂才之見也俟乎時夫苟未際其時則或在山之巔或在水之湄固宜其伏而不出也乃明明有可駕之時而茅拔茹連亦若為易盡之數豈得謂時之難也歟或謂才之顯也由乎遇夫苟未逢其遇則或辱于泥塗或屈于短馭固宜其鬱而不光也乃往往有非常之遇而言揚行舉終莫慰羅致之情豈得謂遇之難也歟在古人創為是言早已洞悉乎才之源流

不嫌于過激在吾也複舉其說亦且潛究夫才之聚散深信其非誣不其然乎試觀于堯舜文武之時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惟鳥知幾所以遠害也蓋舉與集鳥之常也然舉有由舉集不輕集豈非識炳於幾先乎今夫幾之係於天下也重矣易曰知幾其神又曰見幾而作幾之所在趨避乘焉避則每患其遲道在受之以夬趨則每患其驟道在受之以需試即徵諸鳥之舉與集焉夫鳥之為物也飛必戾天息必擇木自適已意而已雖然亦嘗思其有不能不飛之勢不敢遽息之心乎使其溺於所處流連而不忍離盱豫之悔所不免矣然而鳥不若是之愚縱無矰繳之當前而顧盼之間早已驚心而惕目則其舉也固無所用其徘徊也色斯

舉矣吾以見其志之決焉使其急於求安鹵莽而不暇擇壯往之凶所必及矣然而烏不若此之惑縱無彈丸之可慮而翱翔之際早已審視以求全則其集也斷不敢輕為嘗試也翔而後集吾以見其籌之熟焉化育之流行見端於物類無端而忽舉無端而忽集淺見者以為羽族之常而要豈委心以任乎去其危機就彼安土亦可知身世間不盡坦途彼昧然以往者自貽伊戚也後雖悔之而何及也神明之默運不設以成心既舉而復集既集而復舉達觀者以為化工之妙而豈知定計於先乎惟其憂虞是以暇豫亦可知宇宙中非無樂境彼灼然不惑者變動不居也預為防之而甚裕也我孔子所為目擊山梁之雌雉而悠然神往也歟

如會同

禮有會同之典賢者懸擬其事焉夫曰會曰同各有其禮也公西華欲言己志所為繼宗廟而懸擬之與嘗思聖王之世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蓋欲常常相見也第相見之禮不一相見之名亦不同朝宗覲遇而外有別之為會同者誠以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禮之所係在此矣興天討以伐有罪則必為壇於國外以待羣侯此會之名所自昉也統六服而効媚茲咸待施政於王朝而恐後至此同之名所由定也今日者東周守府諸侯不朝會之典不復舉矣此何以肅侯度而示王章夫有苗弗率尚帥羣后以徂征較諸

會于温會于首止會于葵邱徒恃夫號召以糾合者相去何啻倍
蓰也赤所為神往於塗山之玉帛也今日者時巡已廢肆覲已虛
同之禮不復見矣此何以示後世而親邦國夫駕言徂東尚為選
徒以行狩較諸同盟于亳同盟于馬陵同盟于平邱徒尚夫要約
以聯屬者何可相提並論也赤所為志切於東都之車馬也事之
荒遠莫稽者原難期於驟復如會同則固舊章可由也無論執圭
執璧皆得就旂而立瞻乘龍建旆之光屬在藩侯其敢隕越以貽
羞哉事之適逢其會者自難期于再見如會同則固方册所存也
無論同姓異姓莫不秣馬而來觀玉敦珠槃之盛凡茲列辟何以

無忝於譽處哉赤思當此之際君臣各就其位禮樂交錯于前所
行者皆先王之事所服者皆先王之服雍雍乎何其盛也願為小
相焉是赤之志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

因言而知其難聖人設為或然之想焉蓋為君之難未易知也乃因人言而知之子所深冀焉而不敢必者乎今夫堯舜三代之為君其所以兢兢業業無敢或失者惟自知其所處之難也第知亦何常之有有聰明天亶不待啓迪而自明即有覺悟漸開必待箴規而始奮蓋以芻蕘之詢而惕氷淵之志固已迥殊于昧然罔覺者矣為君難為臣不易人為是言殆欲為君者之知其難耳夫為君之難不可不知者也而為君之難又未必盡知者也難莫難于建不世之殊勲以昭垂奕世而或不計夫利害所關貿然以從事

識者早識其壯往也第旁觀洞悉其艱深而當局適滋其回惑古今來志士憂時慷慨而談當世之務未始不計深慮遠灼見其源流而其君若為弗知也則不可謂知之非艱也難莫難于紹先王之世德而率由舊章而或蔑視夫祖宗之訓以為不足法識者深憂其蠱惑也第在下致慨于無窮而在上執迷而不悟古今來蓋臣當國從容而上大寶之箴未始不慎始圖終熟籌其本末而其君自謂已知也則安望其知之不惑也如以人言之愷切而憬然于天命人心不可以倖得則若蹈春氷若履虎尾胥于知肇其端而端冕凝旒何敢或萌夫玩易如以人言之勸勉而瞿然于小紀大綱不容以叢脞則無敢戲豫無敢馳驅悉于知操其要而嚮明出治何時不容于糾繩蓋前之哲后尚云罔伏嘉言况後之人君尤當勤于延訪興邦之兆或在是與

文之以禮樂

學尚中和而才德俱善矣夫中者禮之本和者樂之原也文之以此而才德不幾于俱善乎今夫聖天子建中和之極而身為度聲為律所以表率羣倫使之範圍不過也蓋人雖有才德之可取而不陶淑其身心則無以免偏倚之弊即無以免駁雜之譏正無容自恃其所長而制作之燦陳竟未遑肆業及之也有如兼四子之長美哉始基之矣猶有待于文之也夫文之果何以哉昔先王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敎之中貴賤嚴其辨顯微協其宜多寡隆殺殊其制夫豈僅示人以升降上下周旋裼襲而已哉蓋禮減而進

以進為文也文之而義取諸稱則以禮之稱為次者慎措施乃無或不稱矣文之而義取諸時則以禮之時為大者觀常變乃無或不時矣彼未習于禮者輒以經曲之昭垂為繁苦斯人之事由是而窮理莫決是非之當然由是而養心或為物欲之牽引由是而力行不無得失之紕繆由是而泛應難免多寡之差池欲求其中也得乎必也著誠而去偽增美而釋回所謂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而知廉勇藝之悉協於中焉耳昔先王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清明象乎天廣大象乎地小大終始象乎行夫豈徒引人以屈伸俯仰綴兆舒疾而已哉蓋樂盈而反以反為文也文之而去其所凝滞則以樂之合同而化者觀其深而凝滞俱消矣文之而暢其所敷施則以樂之迭相為經者博其趣而敷施益遠矣彼未嫺于樂者輒以聲容之美善為師胥所掌之端由是而論知每流于苛察由是而論廉每失于矯厲由是而論勇每蔽于血氣由是而論藝每傷于便巧欲求其和也得乎必也獨樂而不厭備舉而不私所謂致樂以治心則易直易直則久安而知廉勇藝之並得其和焉耳若此者雖未必踐形盡性如聖人亦庶幾可為成人矣

子曰勿欺也

為事君者正其本當先自盡其心焉夫人之事君于心少有所歉是即欺之也示之以勿欺子蓋為事君者正其本云且夫人策名委質以事一人非徒奔走趨承而已也固將夙夜匪懈勤相國家致其身于吾君而無所私即盡其心于吾君而無所歉非然者好爵是縻而鞠躬盡瘁置若罔知則先自有所愧於中尚可以言事君哉昔夫子示子路曰子問事君夫事君之所患莫甚于欺矣庸人之事君也旅進旅退未嘗不宣力于公廷而退食餘閒不勝其自利自私之念則身家之計重君國之計輕其方寸有不堪自問

者矣才人之事君也職要職詳未嘗不有功于王室而事權所屬
不免存獨行獨斷之心則經濟之略有餘忠愛之忱不足其隱微
有難于共白者矣是所謂欺也夫欺豈事君者之所敢出哉欺每
伏于人所不及覺同僚晤對之中孰能窺察而清夜自思有一事
之不可上質諸君者即抱慚于誤國欺每起于已所不及防名教
尊嚴之地共切祇承而反躬內省有一念之不可上對于君者即
負疚于純臣吾得為事君者正告之曰勿欺也為朝廷輔弼之臣
所謂思日贊襄者莫大于刑賞乃若已之所欲即予以不次之擢
已之所惡即加以不宥之刑其欺之甚者固無論矣他若兵刑錢

穀或等故事之奉行或逞私心以更易則皆無解于欺也遂使當
世之秉史筆者以為某也奸某也詐其所以顯耀於生前而貽謗
於身後者何莫非欺之階其厲乎吾願為內臣者所當引以為戒
耳為國家守土之臣所謂宣上恩德者莫重于教養乃若民心不
古而諉為風俗之已漓民食不充而飾為盈寧之有象其欺之尤
者固無論矣他若稅斂徵發或力已盡而猶壅上聞或財已盡而
罔恤入告則亦同歸于欺也將令後世之持公議者以為某也貪
某也酷其所以享爵祿于一時而受斥責于百世者何莫非欺之
敗厥官乎吾願為外臣者所當豫以為防耳在昔帝廷五人濟濟

同朝固中天之景運而和衷濟美殊猷悉本于至情在昔成周十亂師師共濟固太和之昌期而篤棐時忱諫草亦垂為臣節禮有之曰事君有犯而無隱則又為臣者所當取法哉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聖人示為已之學當以不能為患也蓋以人不知已為患則患其所不當患矣夫子以不能示之學者可不勉乎且夫魯論一書載夫子教人患不患者屢矣一日者復示以切要之圖曰人之為學所以求其能也能不可以驟期則不能者不必諱能不可以自諉則不能者不可忘奈何患其所不當患而戚戚于人之不已知耶本幼學壯行之志而名不達于朝廷此固抑鬱而無聊者矣然亦思朝廷之上為德為民我之所能者果何事也吾恐其爽然若失也篤月將日就之功而名不重于鄉黨此固低徊而莫釋者矣然

試念鄉黨之中稱孝稱弟我之所能者又何事也吾恐其退然不勝也若是乎不能之當患也明甚且嘗觀于先王之教所以朂人之能者為甚周也凡可以為身心性命之益者無弗圖也凡可以為家國天下之用者無弗備也至于纖悉繁賾之物大受者所不必經心亦使反覆求詳焉而不敢廢至其材之既成咨以謀而無所不通試以事而無所不效追論者以為上古之人材有天授焉而不可幾而不知先王所以朂其能者其教固如是焉耳又嘗觀于聖賢之學所以自課其能者為不苟也沈潛高明可以任其質而不敢安也道德術藝可以速其成而不敢迫也即至天人身世之間所值者已迫不及待而猶遲迴自試焉而不敢輕迫其身之既出大可以持天地之變而細亦能屈萬物之才觀聽者以為夫人所挾持非關學焉而不可強而不知彼之所以課其能者其學固如是焉耳蓋有其實者自致其名若並無一長之可取而動以稱許望人是誣也吾願學者之竭慮殫心漸臻于美備積之厚者其光自遠倘或有一人之指摘猶望其姑息諒已是餒也吾願學者之朝乾夕惕益進于宏通是則人貴自強不可圖其遠而轉忽其近學當發憤原無待于外而應積於中世之為學者當求其所能而勉其所不能也

子曰果哉

聖人於忘世之人若有所深惜焉甚矣荷蕢者之心迥殊於夫子之心也目之為果豈非深惜之耶且夫吾夫子胞與為懷斯世斯民之念日往來於胸中固未嘗須臾置也乃過都越國所遇接與沮溺輩大抵皆獨善其身不求聞達要未有如荷蕢者之置天下於度外而賦詩以見志者夫子所為慨然曰吾聞斯人之言如見斯人之心矣君子席珍待聘原不役志於功名第使翹翹車乘下逮蓬廬此固躊躇而滿志者矣亦何必高言肥遯偏執夫獨行恐見獨言恐聞之思儒者挾策匡時本不自安於閒散即使戔戔束

帛莫貴邱園此誠抑鬱而無聊者矣要豈以辱在泥塗遂激為入
山必深入林必密之想而斯人之言何其決也即斯人之心不可
回也果哉嘗觀唐虞之世八元八愷師師並列豈爵祿之是戀與
夫亦以中天之景運襄贊需人有不能忘情於稽拜者耳如斯人
言則在山在水僅效巢許之風徽誰為明刑誰為教稼誰司禮樂
誰奏平成誰能宣放勳重華之德業光被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
也哉又觀文武之時三宅三俊濟濟同朝豈圭組之為榮與夫亦
以太和之昌期德心同一有不能自外於楨榦者耳如斯人言則
居北居東空老海濱之歲月孰與疏附孰與先後孰與奔走孰與

禦侮孰能使耿光大烈之覲揚常昭於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也哉
衛之先有殷勤下士不憚夫造請之煩者此干旌之所為作也一
則曰何以畀之再則曰何以予之雖獨處浚郊何嘗不留心建白
乎而斯人乃如是其漠然也吾願溯姝子之高風而知所變計焉
耳衛之先有優游自得不慕夫登進之榮者此考槃之所為美也
一則曰永矢弗諼再則曰永矢弗過雖托迹澗阿亦何嘗絕意遭
逢乎而斯人竟如是其恝然也吾願緬碩人之雅度而無為太甚
焉耳使吾而如斯人也則兩馬一車適為多事刪詩定禮亦足自
娛舉平日所謂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何時得償其素志也吾亦寧

為其難者而已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為仁有先資當虛衷以集益焉夫大夫之賢者士之仁者皆邦之彦也曰事曰友豈非為仁之所當先者乎且自人情之好勝也典型在望棄之如遺遂無以為陶淑身心之助不知德之立也不孤師之主也惟善合朝野以為觀摩無論其有位無位皆毋容漠不關心矣居是邦也邦豈無有益于為仁者乎詰力斷無旁貸豈徒恃將伯之呼然一己之聞見無多就而正焉取則不遠易所為取象于蘭臭也聲華不盡英流豈容啟比匪之漸然衆善之取資無盡慎所與焉其益無方詩所以致詠于他山也昔先王崇浚明之

選于是乎有大夫夫以大夫之不可一例觀也其中有表異于三事之班而無愧為賢者陰陽燮理贊乎天子休明鼓吹被乎庶人豈非是邦之楨幹歟徒觀其風采言論嚴憚之心自生又况展布不窮者更足以覘蘊蓄也則必事之而後可昔先王宏庠序之模于是乎有士夫以士之不容一槩視也其間有卓越于四民之首而自成為仁者敬直義方無時或懈理純欲凈無時不誠豈非是邦之模楷歟徒觀其進退周旋鄙吝之私悉化又況純粹以精者更足以勗功修也則必友之而後可儒者流連方冊見往代之名卿良相與夫讀書談道之人未嘗不開卷深嘉而動思齊之意然相隔於千載以後不如生同世者之形容可接尤易於薰陶吾人審察他邦聞當世之名公鉅卿與夫閉戸好修之士未嘗不聞風歎賞而興接武之思然相違於千里而遙不若居同國者之晨夕可親無煩于洄溯為仁之先資寧外是哉

其有所試矣

聖人以試為憑而所譽為不虛矣蓋既有所試則譽仍無譽矣夫子所為與共白乎今夫世之所恃以考定人材者大都震驚於虛名而不深求其實跡吾以為考定之方正不若是也即尋常舉動之間莫不有流露於無心者在其人每不及自知而反覆觀之輒不禁嘉許隨之矣吾何以有所譽哉往來酬酢之場不皆相識要不令徒矜緣飾者得邀赫奕之嘉名晉接周旋之地具有深情自不使純盜虛聲者得樹優游之雅望其有所試吾之默默可證者矣試之於未事之先既詳慎而觀其發試之於既事之後又切實

而考其成兩相試焉而隱微莫遁矣古聖人應試諸艱千古仰知人之哲試之所以不可已也而謂與世相接可鹵莽以期許哉不必違衆以作聰明亦不容徇衆以為附和蓋有所依據矣試之於纖悉之端已可以得瞻其概試之於艱鉅之事更可以得覩其全並相試焉而纖毫無隱矣古聖人明試以功天下無倖邀之賞試之所以奉為法也而謂善善欲長可率臆以稱許哉不必其德業之已成自覺其進修之不廢蓋有所憑藉矣最易試者莫若及門吾與同堂諸弟共誦弦有優於德行者有長於言語者有精於政事者有博於文學者彼其人固幾經考覈也不然吾敢以晨夕之相依而阿私所好哉不待試者莫如良友吾與列國名卿相結納在齊則有晏嬰在吳則有季札在魯則有敬叔在衛則有蘧瑗彼其人固相視莫逆也不然吾敢以應求之所及而稱道勿衰哉吾之於人可以共白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聖人立修辭之準不以多為貴也夫辭不患其少患其不能達也達斯可矣何必求多於達之外哉且夫吾夫子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其言簡而明其意微而顯即平日同堂講論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意伸於言言不浮於意也而習俗所趨徒矜文采不幾相尚以虛車之飾耶夫子所為慨然曰世之振振有辭者亦知辭果何自昉哉古大人裕經世之學發號施令不得已而發之為辭要其辭之敷於四海而咸服傳於後世而奉行者悉本至誠惻怛以發之非徒以言語感人也古儒者任明道之功

著書立說不得已而宣之為辭要其辭之須於庠序而常昭留於簡策而不朽者俱本生平閱歷以宣之非徒以著述為工也無他達而已矣吾嘗觀於始達之泉挹彼注茲無旁溢也恍然於辭之不可泛焉夫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世固有有辭而不能達者矣思我之所以津津樂道者何為也哉乃言者已竭於敷陳而聽者莫窺其梗概則雖正容莊論奚益也哉吾願深維輯懌之義必由其中焉耳又嘗觀於四達之路此往彼來無他歧也憬然於辭之不可越焉夫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世固有欲達

而不能已者矣思我之所以刺刺不休者何事也哉乃旁觀已倦於聽聞而當局未安於緘默則雖據古引經無當也吾願熟籌體要之尚無滕其口焉耳且夫辭不一端總之不離乎勢與理者近是辭必準乎其勢勢之所迫而辭乃吐焉夫亦利害所關片言以斷而已姑無論言利而不達利之原言害而不達害之要即使洞悉乎利害之故而或繁稱博引轉晦其本旨之所存何足以示人之趨避哉辭必視乎其理理之所在而辭乃抒焉夫亦是非所係一言以定而已姑無論言是而不達是之真言非而不達非之獘即使深明乎是非之端而或勦說雷同漫詡宏才之動聽何足以

啓人之覺悟哉蓋尚口乃窮當世徒矜緣飾而立誠為本吾黨不尚浮誇若是乎辭固不以多為貴也慎辭哉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欲明稱與無稱之故引詩而知富異之不敵也蓋稱非有所私無稱非有所靳也進觀詩言不可見富異之不相敵乎且夫世之品論人材者其去取之間固已審之久矣何者為輕何者為重有一定之見焉而不肯委心以任也蓋合乎天理順乎人情兼權焉而不爽其衡即專取焉而不淆其鑒如行野之詩是已今夫人之有稱有不稱者此何故哉名為常人之所好豈不欲衆口之揄揚而何以風嶶既渺以來并不聞赫赫威名流傳於後世譽為志士之所輕原不圖恒流之嘆賞而何以身世云遥而後猶令人悠悠憑

吊傳誦於如今詩不云乎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超然於什伯窮困之中而目之為富富亦何可概論有為一鄉之富者有為一邑之富者有為一國之富者總而言之曰富則不過習聞習見之常也縱恃其憑藉方將誇耀於當時而詩人徧若漠焉而不顧則雖欲漫附於異者而不得也卓然於億萬庸流之外而獨成為異異亦胡可易言有為一事之異者有為一時之異者有為萬世之異者統而計之曰異則固非習聞習見之常也縱志切潛修不求震驚於當世而詩人不能淡焉以相遺則雖欲槩等諸富者而不能也前之富者已往後之富者又興接踵而生原不同異者之僅見是蓋數百年之精華所聚而異者乃一挺生天之鄭重相畀者非偶然也詩人合乎天理而棄此就彼不覺其言之委曲而分明矣前之富者無聞後之富者又泯同歸於盡自不若異者之常昭是蓋數百輩之秉彛所好而異者並不自知人之尊崇不替者非可強也詩人順乎人情而激濁揚清不覺其言之剴切而指陳矣蓋不可拒亦不可邀每定一成而不變而奚以悲亦奚以喜徧能如分以相償吾因景公夷齊之事而恍然有感於詩也

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

有不期聞而聞者聖人所深喜也夫弦歌之聲善教之徵也莞爾而笑子所為聞而深喜乎嘗思聖王之在上也所恃以敦風俗理性情者禮樂而已矣故被其教者固俗進于敦龎聞其風者亦情般于欣賞降至春秋古制不復君子喟然有衰世之慨矣雖然莫謂禮樂之盡廢也即莫謂欣賞之無人也曷不觀于子之武城乎且夫武城為被兵之地其俗大約以膂力為能樂于戰鬬當亦夫子所目不忍見而慨然嘆息者乃不謂洋洋盈耳恍同擊壤之遺渢渢移人如見鳴琴之治此弦歌之聲也胡為乎來哉蓋其所以

陶成者至深遠矣念自青衿貽刺學校之羽籥方視為具文求與好古之深心相副者豈可得乎茲乃行旌甫駐操縵從容則乍聞之而以為椒獲者即徐聞之而更有餘味者也豈僅同于夏絃春誦之常抑其所以漸摩者非朝夕矣念自新樂遞興列國之歌謡豈堪以入耳求與三代之雅化相符者寧可得乎茲乃遠轍方停長言咏歎則甫聞之而不能淡忘者即熟聞之而彌深結念者也庶幾近于樂淑禮陶之盛吾夫子當此之際或欣幸夫黃農虞夏之隆尚不泯于閭里乎或惋惜夫文武成康之盛僅得之于鄉曲乎抑或默喜平時之厚望于此得償其素願乎皆未可知吾黨自旁觀之第見莞爾而笑云事權之不屬也期月三年幾成虛願而周流列國何日能忘富教之殷情故觸于胸臆即呈于形容並非以無心流露聊作解頤也身雖勞瘁于過都神已遨遊于盛世此固聞聲之時所為躊躇而滿志者矣聖心之無盡也刪詩正樂彌切深衷而友教四方無日而非化行之本志故蓄于內者既久斯發于外者自深初不覺有感斯通怦然動色也梲駕而彌形其暇豫傾耳而倍觸其遐思此固聞聲之後所為究轉而見意者矣莞爾而笑非深喜所聞哉迨夫子戲之而復嘉之而後之至武城者回憶歌聲不啻餘音之嫋嫋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

聖人深惡夫飾貌者若不必論其職位也蓋色貴稱其內也以厲文其荏豈所望于在位者乎子故即小人以為譬云且夫大聖人光輝發越固無可以言語形容吾黨之善喻者往往擬而議之以為士君子之模楷而已顧盛德之容原難輕望于天下而凡百有位每致飾于作止語默之間則不得自恃其爵祿之尊遂謂迥異于細民也日者夫子為在位者警曰昔先王崇浚明之選升之司徒曰選士升之學曰俊士升諸司馬曰進士由是而為大夫為公卿夫孰非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以表率斯民者乎奈之何有色厲

而內荏者東帶而立朝廷之上蹌濟者咸欽其嚴恪殷輔者皆畏
其風裁色何如厲也而利害當前身家之念重君國之念輕即此
表裏之不符已懸殊素絲羔羊之度服政而治邦域之中親炙者
胥懷其慎重瞻仰者各凜其剛方色何如厲也而空疎無據繭絲
之計多保障之計少縱使儀文之不忒何足比琇瑩圭璧之光今
夫有其實者自致其名積之厚者其光自遠吾嘗讀詩至曹風鳲
鳩之篇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未嘗不嘆自古在位之
君子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夫是以為國之楨為國之
幹置其身于民上而不疚乎于以見緣飾不可為也勢分不可恃

也則試譬諸小人小人生長閭閻農之子恒為農工之子恒為工
商之子恒為商孳萃州處自安其作息之常試與言簪纓之世族
當必有瞿然駭者謂非吾儕所敢望耳及聞夫職要職詳者不過
色厲而內荏也陽托于老成之持重陰防夫測度之方來夫固小
人所不及料者矣小人性情樸實敬老為其近于父敬長為其近
于兄貴貴為其近于君由中達外自率其彝秉之良試與言卿尹
之芳徽當必有欣然慕者謂非匹夫所可擬耳及見夫分念分猷
者祇覺色厲而內荏也顯示以大任之可勝隱掩其中懷之無術
此又小人所不能服者矣嗟乎小人有志古處是敦尚以色厲內

莊為可恥而在位者何以居之不疑乎即責之以尸位日之為素餐猶覺泛而無當也已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

從遊者失所從其所遇有足誌者焉夫既在夫子後則急欲遇夫子矣乃遇荷蓧之丈人焉豈非會逢其適者耶且吾黨情殷遇合而僕僕從遊非徒願為之執鞭也蓋為此負荷之重有不得已者在耳乃有時孤蹤落落道左低徊而不速而來者偏形其暇豫徒執其境以相觀幾疑歷聘者之勞不如執業者之逸也已昔子路從夫子遊久矣過庭傳禮誠燕翼之良圖而事有所相關實不忍安於几席故脂車言邁鞅掌於過都越國之間負米承歡亦家庭之樂事而分有所當盡又何敢遯於林泉故執轡不遑追隨于兩

馬一車之際一日者從而後焉茫然失次倀倀何之東西南北之
衢通衢難尋轍跡劍佩衣冠之雅度頓覺蒼黃荒烟蔓草瞻前路以
方長遠樹孤村望德車而終杳當不免有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
感矣詩曰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固子路所籌之意中而迫欲一遇
者哉乃無何而有人焉度其齒則在杖國杖鄉之列觀其象不等
荷蕢荷笠之常蓋相傳為遇丈人以杖荷蓧云吾于是為子路幸
矣輪蹄絡繹之區名流接踵苟得一知己之士相接于班荆豈非
子路所藉慰者夫渭之濱有人焉兆協熊羆慨然而應後車之載
寧傷遲暮于美人乎而此丈人者負戴不覺其勞埤遺必勝其任

則雖在問雨課晴之輩何必非同舟共濟之人或即為子路之知
己也此一遇也當亦子路所懸擬焉而欣悅者乎吾於是為子路
惜矣跋涉劬勞之會失路堪悲苟得一同志之人相逢于傾蓋豈
非子路所甚願者夫莘之野有人焉心存飈拜翻然而應三聘之
求何嘗終老于田間乎而此丈人者壯不聞登于廊廟老猶甘辱子
泥塗則意其鑿井耕田之是樂絕不計銘鐘勒鼎之為榮其必非
子路之同志也此一遇也當亦子路所遙望焉而太息者乎噫芳
躅難追不覺形神之迫而萍蹤偶值何辭訪問之勞此子路所以
有子見夫子之問也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小道未必無可觀而專長者難與言博施也蓋道無所不該而從事於小者亦有可觀焉其如不能致遠何且夫道之在天下茫乎不知其畔岸浩乎不知其津涯任天下至遠之處皆其充周而無間者也顧道原虛位自人體之而有定名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即偶得其偏端未嘗不有功於日用而遂望其展布之不窮有難於强求者矣吾茲有感於小道焉本無緯地經天之志而特以一手一足効其能則所見者卑非有東漸西被之謨而僅以一技一長專其業則所顧者約是非所謂小道乎諸力所臻

雖限于薄植而精神所注必見其有成若是乎有可觀也顧所貴乎道者寧惟是有可觀而已哉蓋嘗讀七月一篇于耜舉趾知時之可乘熏鼠墐户知歲之將改他如執懿筐纘武功築場圃納禾稼取狐狸稱兕觥與夫同婦子而饁南畝稼既同而執宫功殺羔羊而躋公堂為春酒而介眉壽何莫非有可觀者然試問何以迓天和何以開王業在豳民固日習而不察也樂達禮行之偉績豈可期之耕田鑿井者哉又嘗讀考工一册攻木攻金斟酌而詳其制刮摩設色詳慎而計其功舉凡粵之鎛燕之函秦之廬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與夫鑠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何一非有可觀者然試問何以坐而論何以作而行在百工當爽然其若失也仁育義正之宏猷豈可責之執技事上者哉言乎致遠吾恐小道之不能不泥矣繫蒼生之望者處經事而知常處變事而知權國家艱鉅之圖悉引為仔肩之在已天下所以有治功夫悠悠華渭之間天地民物之情久已深明其梗概故一出而四海寧設以小道置其側徒形竭蹶耳裕抱負之宏者智不屑効一官行不屑効一職宇宙事功之會莫非負荷之在身天下所以有治化夫登登版築之下帝王升降之故早已洞悉其源流故一起而萬民服設以小道參其間殊滋慚愧耳蓋志狃于近足

以課末藝而不足以立殊勳識拘于墟可以傲庸愚而不可以擬
俊傑君子務其大者遠者而豈屑營營于小道哉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觀人不外於言聖人為不知言者戒焉夫言發於中者也聽其言
而人可知矣夫子故為不知言者戒乎且夫倫類之不齊也所恃
以相為區別者在實行不在空言從容笑語之間原未可據為論
定也第著於外者要必本於中無心之流露可以觀其趨向焉非
然者傾耳聽之昧然罔覺猶欲別白其是非吾恐什不獲一矣豈
特命與禮之當知哉今夫至難知者莫如人而知人亦自有所以
也則知言尚焉人苟時觀弗語誰能深燭其隱微迨夫應對周旋
而綜核平生無所逃於聽聞之下人苟欲辨已忘孰得竊窺其宥

容迨夫往來贈答而敷陳大吉即可見其志趣之真若是乎知人之必由于知言也柰之何有不知言者意氣雄豪之士每自炫其聰明謂人可一望而知又何待其有言也而豈其然哉夫言者心之聲也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心本藏于難測惟言足以露其端而不知言者茫無依據也猶妄冀鑒衡之不爽夫固勢所必無者矣性情拘謹之徒空自託于慎重謂人未可一旦而知非徒恃其有言也而豈其然哉夫言者身之文也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身不必其懸殊惟言足以見其概而不知言者中無決

擇也欲漫分流品于羣倫夫固理所必無者矣闇嘗流連方策而慨然于古人之立言也讀太甲而識伊尹之保衡讀無逸而識周公之篤棐使當日散逸無傳雖欲緬想其人而苦於言之無可考不幾泯滅而不彰乎人之即言可見者類如是也倘入耳而漫不經心將何以為考鏡之資焉又嘗周流列國而穆然于名流之出言也趙衰之舉郤穀以亟聞其言叔向之識鬷明以一言而善使當日緘默不宣雖欲汲引其人而限于言之無可證不幾抑塞而無聞乎人之因言而著者固如是也彼習聽而疎于明辨將何以為藻鑒之準焉知人則哲自古為難以言為憑庶幾不謬究之言

亦未易知也吾願學者之孳孳於窮理焉耳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原乎幾之初動有昭然不少昧者焉夫曰隱微則無形之可指也然而見顯莫甚乎此不可靜驗夫幾之初動時乎且夫人藏其心固不可以測度然此特言乎在人之心非所論乎在己之心心之在人者雖智者不及知心之在己者雖愚者不稍昧正不得謂念慮甫萌欲辨之而無可辨也君子之戒懼固已密其功於不睹不聞矣大抵不睹不聞之處寂然不動初無朕兆之可窺若夫未睹而已有欲睹之幾未聞而已有欲聞之幾則不得謂之非隱不得謂之非微也共睹共聞之地習焉不察轉虞意見之或淆若夫不

可睹而不嘗已有所睹不可聞而不嘗已有所聞則不可謂之非見不可謂之非顯也隱每伏于人所不及覺旁觀者謂為不見則誠不見矣而要不可以律已也一意之頓起已為洞悉其源流一念之方萌已為深明其梗概古今來作聖作狂其相背而馳者每于隱兆其端又何待聖狂之既成乎則是天下之最見者莫有過乎此者矣微每處於人所不及窺局外者以為不顯則真不顯矣而要不可以誣已也一端之或露早已自判其是非一事之將行早已自明其得失古今來從理從欲其分途而往者胥于微呈其概又何待于理欲之既判乎則是天下之至顯者莫有甚乎此者

矣將謂見與顯之自有其時而不必于其隱不必于其微正恐幾不可遏而或為邪曲所動搖或為物欲所牽引反奪其本志之清明雖欲求其見顯而不可得矣蓋隱微者如水之源而後此皆其支流也將謂隱與微之未足為憑而別求其所見別求其所顯正恐幾不稍留而或游移于事勢或倚托于變通適啟其中情之回護即未嘗不見顯而不暇顧矣蓋隱微者如木之本而後此特其枝葉也君子是以慎其獨而盡體道之功不使有須臾之離焉

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求道者當循其序可比類以相觀也夫邇也卑也遠與高之所托
始也觀於行者登者不可見求道之有序乎且夫道之費也存一
遠之見則遠莫遠於此矣存一高之見則高莫高於此矣雖然道
何嘗絕人以高且遠哉其至遠至高之理即寓諸不高不遠之間
人第知盡道之量者敻乎不可及也而不知所以不可及者其來
有自然則求道者當何如哉道貫六合而能包涉獵者難得其指
歸淺嘗者莫窺其底蘊望而未見不勝其徒思莫致之情道與三
光而並著取擕者莫窮其梗概攀援者難造其精微勞而無功亦

徒有欲從末由之嘆若是乎求道之難也雖然亦何難之有不見夫行遠者乎步趨於平易之途涉一程猶有一程以相待即再涉一程焉而相待者正不少也何其遠哉顧遠不始于遠也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遠不同而致遠之自則同夫固必自邇矣求道者亦如是而已矣不見夫登高者乎仰跂夫崇隆之象歷一境始有一境以相引即再歷一境焉而相引者正無窮也何其高哉顧高不始于高也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高不同而致高之自則同夫固必自卑矣求道者亦如是而已矣且夫行與登不可獵等而進也亦不可半塗而廢也詰力之所臻原有分數可量得尺則尺得寸則寸固難于強求也苟薄卑邇而輒思高遠則行者雖有無人之質苦于多所阻而不能通登者雖有好勝之心限于無所藉而不可即必也稍安毋躁正心泯而助心忘由邇而至于遠由卑而至于高其中不期然而然之故惟深造者自得之耳功修之所到豈有時日可期絲絲而積之黍黍而纍之固無容退縮也苟畏高遠而狃于卑邇則執邇以為遠自不堪還質于羣倫執卑以為高亦不可默証于一己必也日進無疆怠氣斂而勇氣作圖遠而從事于邇務高而從事于卑其中莫之致而致之處惟有志者自悟之耳求道之功固可罕譬而喻也太甲

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殆同此意也夫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述詩之詠鳶魚者其飛躍可共見焉夫飛戾天躍于淵鳶魚之性原如是耳不可徵諸詩之所云乎且夫盈天地間皆物也物莫不有所知此之所知不必同于彼之所知而自成其知物莫不有所能此之所能不必通于彼之所能而各見其能淺見者習焉不覺往往淡泊以相遺而不知古人過物流連固有不能漠然置之者莫載莫破道之費何如乎吾不禁有會于旱麓之詩矣想其統覽夫四時之變化無端而潛者見無端而屈者伸寧有一物之或遺者而取諸當前不覺稱名之小抑其曠觀夫萬彙之紛紜耳得之

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夫固悉數而仍留者而類堪約舉不誇格物之多詩不云乎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長林豐草之中鳶乃生焉寧僅同雞之棲于塒燕之巢于幕乎則見其飛也鼓翅奮翼飄搖乎高翔是其不飛則已飛則未嘗不戾天也夫鳶豈必欲戾天哉而率性以往雖欲不傅于天而不能矣芳草碧溪之際魚乃聚焉豈必如龍之見於田鼉之能為梁乎則見其躍也在藻依蒲優悠乎自適是其不躍則已躍則總不離于淵也夫魚豈有意于淵哉而任天而動雖欲不狎于淵而不得矣天下最無知者莫如物而鳶知飛魚知躍不可謂非知也第鳶知飛矣而不自知其所以為飛也魚知躍矣而不自知其所以為躍也隨其意念之所到欲飛則飛而已欲躍則躍而已其他又何知焉天下至無能者莫如物而鳶能飛魚能躍不可謂無能也第鳶能戾天矣而鳶則忘其何以能戾天也魚能躍淵矣而魚則忘其何以能躍淵也因其情性之所分戾天者不能躍躍淵者不能飛不必備其能焉蓋物本無心一動一靜不過自率其常而詩非虛語一物一名固已略陳其槩詩何言乎言其上下察也不可以証道之費乎

子路問强

惟勇足以配知仁而問强者可記矣蓋勇貫乎知仁之中而中庸無不可能矣第勇亦未易言也曷不觀諸子路之問强乎且夫中庸之道其必知仁勇之達德皆全而後能體此固非强有力者所得而幾及也雖然强亦曷可少哉人而不强則舉所當知當行之理恒不免有畏難之思亦可見知與仁之重恃乎强也吾不禁穆然于子路之問强矣具兼人之質意氣本越乎恒流浮海而不以為難敝袍而不以為恥想其風采固堪為吾道之干城擅好勇之稱磊落原由于天性為國而其言不讓力行而惟恐有聞綜厥生

平孰不謂吾黨之畏友是則强者子路之本量而問之夫子則何
也蓋其目擊夫巽懦者流每遇事變之來或不勝外物之震驚或
不免中情之消沮莫退莫遂動輒得咎也夫天既授人以才力聰
明天下事何一非我分内者柰之何瞻前顧後徒藉口于敬愼不
敗也哉古今來志念安于隱忍功名敗于遲疑皆此不能自强者
階其厲耳故問之以求夫强之梗槩焉抑其深嫉夫畏縮之輩試
以重大之任或竟為半塗而遂止或有時袖手而旁觀畏首畏尾
身其餘幾也夫我方將超乎什伯庸衆天下事何一可以讓人者
柰之何左支右詘徒致嘆夫欲從末由也哉古今來德業成于果

確忠孝發于艱貞無非此臻于日强者伸其志耳故問之以審夫
强之標準焉問嘗觀于學問而知强之不可少也禮樂詩書之在
御古人之睨我良深而不强者輒思自畫也望道峙而不能登任
物交而不能却安見可與共學乎故當其請益從容而想見脫劍
從遊之度又嘗觀于事功而知强之尤為要也蒐苗獮狩之有經
司馬之治兵方肅而不强者何以作氣也當大事而蕩其心臨大
敵而避其舍豈非不成丈夫哉故即其情深商確而早露行軍誰
與之懷此子路之所以問强歟迨觀夫子之示以當强而知中庸
之所由能恃乎勇貫乎知仁之中也

子曰文武之政

論政而遠溯周王聖人引君以法祖也夫政必期于盡善則文武為最著矣夫子因哀公之問而念及之豈非望公之法祖乎嘗思吾夫子志切從周舉凡禮樂文章無一不遵守時王之制而一變至道重有望于魯君焉冀幸其克紹箕裘仰承先志也故即偶然酧對忽觸其慕古之深心而慨想前徽不覺神往于有周開國時矣日者哀公問政夫子正告之曰君欲知政耶夫魯周公之國也而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宏雅化于岐周自室家而遍及江漢望澤者興歌孔邇聞風者就養來歸此天下之所以共仰殊猷

也集大勳于牧野分左右而統馭要荒由舊者前代之良規維新者興朝令典此後世之所以咸欽大業也臣思文武不禁穆然于其政矣政必視乎其時我文武之時所處甚難矣雖六州歸化而而伐崇伐密猶有梗頑雖四海永清而多士多方尚煩文誥苟有一端之偏黨即不足以服人心乃政之所行不敢自為其風氣是蓋經二聖人之酌理準情以有此政也夫豈致疑于馭雜哉政必本於其德我文武之德不可勝紀矣緝熙之學問不懈于始終執競之精神每勤于夙夜則凡百度之弛張無不可以昭法守蓋政之所措惟期無愧于君師是可見二聖人之小心寅畏以有此政也夫豈抱慚于闕略哉政莫隆于堯舜試思授時以命羲和庶績以咨岳牧朝野之成規何莫非勳華之睿慮此其政不已熙耀千古乎不知堯舜開其先文與武引而伸之政尤見其推行盡利焉今即芳徽已渺而舊章足式猶如見作豐作鎬之初政莫盛于禹湯試思治化歸于忠質賞罰別其後先綱紀之整肅何莫非孜孜之經營此其政不已卓絕一時乎不知禹湯建其極文與武修而明之政愈覺其斟酌盡善焉今即霸術方張而良法未湮願無忘丕顯丕承之緒蓋以善創垂善因之統耿光大烈自古為昭而以前事為後事之師王制周官于今尤烈方策所載可覆按也君盡

追維文武以繼前聖之極軌乎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溯王政於周初即耕與仕可考也夫文王身不登明堂而所以治岐者則王政也觀於九一世祿不已見立法之善乎今夫一代之興所以創垂盛業者其規模良不苟也有以取為政者從其薄焉有以予為政者從其厚焉今即風徽既渺而緬想宏猷覺農服先疇士食舊德早令人神往於有周開國時也王今欲聞王政臣溯昔者臣思文王矣王室而如燬矣鹿臺鉅橋任情以斂怨無聖人出而振興之則不知獨夫肆虐將復如何乃自天眷西顧以來昭事之小心每勤于夙夜緝熙之學問不懈于始終則本治一身者

以治一國而深宮斧藻布為經綸此治之所以盡善而盡美黎老而播棄矣世家大族相率以遯荒非聖人起而力挽之則不知犧德腥聞伊于胡底乃自顯于西土以後四方無拂國勢隆于邰邠萬邦作孚德教洽于江漢則即治一國者以治一世而率土編氓皆吾胞與此治之所以不怨而不忘文王之治岐行王政也則試即耕者仕者觀之有無多寡之數在上者所不屑言則何妨賜復蠲租以示朝廷之寬大然而無是理矣國家吉凶賓嘉用惟其繁端糈閭閻之供奉顧或貪于取焉竭萬姓之倉箱以實一人之倉廩其何以勸耕者惟文王有九一之政無論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皆準以輸將焉岐之耕者不共享盈寧之樂哉非常破格之恩為君者所不當靳則何妨子繼弟及以酬俊乂之功勳然而無此典矣國家兵農禮樂官惟其稱豈容庸碌之濫邀顧或吝于與焉錄其祖父之勤勞而視其子孫之凌替其何以慰仕者惟文王有世祿之政無論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皆優于贍給焉岐之仕者何致有皂隸之憂哉此文王治岐之耕者仕者也而猶未已也請得而畢其說

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門人震驚齊相之功若未敢遽信可復焉夫孟子之所可自許者當自有在丑何以震驚管晏之功而輕量孟子哉且人將有所建立於當世必遠宗往哲克紹前勲斯不負君民之望也夫前人之事業原不禁後人之步趨惟是炳曜于衆區者斷非尋常才智之所能及則遥溯芳徽殊深極盛難繼之思也已若夫子當路于齊以大有為之人而處可有為之地新猷式煥勒鼎銘鐘固非在廷卿大夫所能比擬也不寧惟是即齊之先臣若國高若陳鮑碌碌無所表見亦不得同年而語殆惟夫子空先絕後矣乎雖然莫謂

齊無人也前之當路于齊者有管仲晏子夫管仲者管嚴之子也與名忽同為子糾傅鮑叔知其賢薦之桓公尊為仲父彼隰朋甯戚賓須無輩俱不足當其一盼焉若晏子者桓子弱之後以善交稱輔相四朝意念深矣常若有以自下者非徒解驂以贖至今傳為美談也此二人者豈純盜虛聲無所樹立者哉吾不禁穆然于其功矣嘗考管仲之功莫大于會葵邱伐山戎斬孤竹師召陵著有成勞昭然在人耳目間矣至于作內政而寄軍令招攜以禮懷遠以德九合諸侯兵車不試施伯稱為天下才豈非預料其功之卓絕一世哉君子嘉其功未嘗不嘆媿美者之不可多得而以晏子為庶幾也試觀大宮之盟功在懲奸虎門之立功在衛國踊貴屨賤之對功在愛民豚肩不掩豆之祭功在節用以視管仲何多讓焉天下共仰管晏之功而不知管晏之所以自許者固如是也迄今日管仲遠矣晏子往矣九原之下既不可作其在朝有位之人誰復能接武前徽者吾夫子志切功名諒必讀牧民乘馬諸篇覽晏子春秋而深慕其人願為則效吾聞坐而言者起而行他日之勛猷不難懸度諸今日可與不可在夫子當必計之熟矣茍其可復許也則人將謂管仲晏子不啻復生齊之福也當路者之光也不然者企仰徒殷遜謝不敏古今人不相及何以雪處士虛聲

之誚哉

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

聖門無不義之言設疑辭以相質焉甚矣事之不近于義者斷非曾子所敢言也孟子故設疑辭以相質哉嘗思言語在四科之列聖門得與于選者莫不吐辭為經矣即不得與于選者亦莫不出言有章矣蓋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原未嘗妄抒其議論今雖風徽既遠而追念前言不得謂無稽之勿聽也如以仁義為可恃而自信無慊者曾子也曾子力于仁而娓娓言之曾子篤于義而侃侃言之世有震驚于勢分之隆而執人臣之禮以相繩者必將謂曾子之自高位置而輕視王侯也夫自高則不遜輕視則不恭不

遜與不恭之心合而不義之責曾子幾無可解免矣雖然亦思其言為何如言耶言每視乎其時此一時之言非彼一時之言也惟義是視故難固執而不變耳試觀大禹之戒虞舜傅説之訓高宗周公之告冲子雖各辭旨之不同而權之以義初無紕繆矣想吾曾子者神游于二帝三王之代則其言自無失言也夫豈不衷於往聖而徒滕其口也哉言亦因乎其事此一事之言非彼一事之言也惟義是從故能指陳之悉當耳試觀風有諷刺之文雅有箴規之什頌有揄揚之辭雖各章句之互異而揆之于義無或差池矣想吾曾子者沐浴于四始六義之中則其言莫非至言也夫豈不思乎輯懌而獨掉其舌也哉夫以芻蕘之是納也庸人之言一得可嘉矣況曾子為杏壇上之選者苟其不義當不出諸其口也而何以言之于彈琴詠風之暇乎彼王前抵掌專尚夫捭闔縱橫者則誠不義之甚要非所論于曾子耳抑以著蔡之是奉也聖人之言萬世不易矣以曾子為尼山後之繼者如其不義當必存而不論也而何以言之于慕勢趨榮之日乎彼口給屢憎不顧夫顛倒是非者則誠不義之尤未可妄疑夫曾子耳蓋天下未有自處于不義而言仁言義藐視夫當世之富與爵者曾子之言是或一道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

門人昧不見之義而妄疑爲小節焉夫孟子之不見諸侯義也而陳代以小節疑之豈知自守之斷不可苟乎且夫時至戰國希榮慕勢者流紛然並起大抵候諸侯之門履諸侯之庭輒藉口于不羞小節矣惟吾孟子繼洙泗之遺徽未嘗先輕身于人故當時不獨外人議之即門人中如陳代者亦疑之曰吾竊有異于夫子之不見諸侯也夫子過都越國歷聘于齊梁原非若漠然無意于諸侯者自安其黜陟不知理亂不聞之素乃夫子稅駕停驂終踈于遇合若必欲矯然獨示以不見者自明其銖視軒冕塵視金玉之

心自代思之宜若小然古之時有守不見之義者耕于莘野之中而三聘未來優游而自適誠相傳為美談矣蓋亳主之求賢甚切方且以先覺先知之任更致其殷勤斯不必曳裾王前耳而此日之諸侯何如哉多忌多驕輒以處士虛聲為純盜而素絲良馬不復下逮于蓬廬目不覩成湯之景運而猶兾幸于三聘之來是迂也豈遂可爭光于伊尹耶周之先有高不見之節者釣于磻溪之下而後車未載寤歌而弗諼固共推為高致矣蓋周家之好士甚殷方且以非龍非彲之卜益切于登崇斯無俟抵掌君門耳而當世之諸侯何如哉挾富挾貴輒以朝廷體制為尊嚴而適館授餐斷難更期于列國生不逢周室之昌期而猶坐守夫後車之載是隘也豈遂能比烈于尚父耶或者謂世尚逢迎而邀榮遇我以硜硜之節愧之亦可以矯末俗第此惟泉石山林之士不求聞達于當時庶幾籍以鳴高耳乃夫子則斯世斯民情殷于寤寐而亦輕視乎東帝西帝之庭此固吾黨所共為太息者矣或者謂人好夤緣而求利達我以孑孑之義規之亦可以挽頹波第此惟偏長薄技之人不能建白于當世或轉託以藏拙耳乃夫子非一材一藝術短于匡時而獨表異于縱人橫人之列此又天下所迫為想望者矣王霸之略夫子所素裕曾何惜乎一見哉

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大賢中明不見之義統人已以切言焉甚矣枉已者之即枉道也已則既枉而欲直人豈可得乎孟子之不見諸侯固宜且夫士君子將有所立于當世必先撫躬自問無一事之有歉于中夫然後正人心移風俗致其主于盛隆納其民于軌物恢恢乎宏此遠謨天下莫與爭能也茍妄自菲薄而欲立久大之功識者致慨于本實之先撥矣吾何以謂子言之過哉蓋子意中之直枉第明于多寡之間而昧于本末之故也懸擬直之可喜而不惜枉以相求結念方奢初不計旁觀之指摘明知枉之難堪而妄冀直以自慰一

慚可忍亦何有名教之防閑然則不必言尺也不必言尋也言人已可矣亦不必言枉尺也不必言直尋也言枉已直人可矣規矩方圓之度數誰能離其範圍蓋君子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即一舉動之間未嘗少有所失而觀摩者將不令而行也夫貴人而讓興尚技而藝興感召原為不爽則反是以觀而勸懲之不能行警戒之莫能動不得謂人情之梗化也固有至理矣詩書禮樂之薰陶誰不奉為模楷蓋君子身外無道道外無身即一朝夕之下未嘗稍有所虧而傳誦者將聞風而起也夫作誓而始畔作會而始疑智術豈容嘗試則因是以思而力無能格之學無能化之夫乃嘆無本之不立也亦有明徵矣曾是枉已者而能直人乎斷斷乎其未有也凡人責已則過寬責人則過嚴此固不足為法而枉已者更何所望乎欲求備于羣分類聚之中而還念生平有難出諸口者不覺中情之先餒于以見持身之不可不重也豈得謂情殷利濟遂不憚曳裾侯門冀倖于事權之我屬哉凡人于已則少自知之鑒于人則多灼見之明此固不可為訓而枉已者殆更有甚焉欲高言夫摩義漸仁之效而回思出處有負咎于心者不禁詬厲之叢生于以見立身之不可不正也豈得謂志切匡時遂不恥抵掌王前自衒其畢生之所學哉吾之不見諸侯非不欲直人也謂

所以直人者在己己一枉而無以表率焉耳枉尺直尋之說何足
道哉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
徵降才於麰麥地與時固無殊也蓋麰麥之有才
也不可證諸地與時之同者乎且夫降才之無殊也固可為子弟
信之要不必執子弟求之蓋天以其全者予人即以其偏者予物
物莫不資始于天而後此之栽培則恃乎地與時之各得焉正不
妨通其意于植物也今夫后稷之教民也樹以五穀而麰麥居其
一詩曰貽我來牟禮曰農乃登麥是麰麥固天降之嘉種也顧原
其種于未降之前天得而主之而論其種于既降之後天不得而
護之則試觀于為播為耰為樹焉蓋播則欲其疎也併者可分何

辭乎舉手耰之欲其容也藏而不露奚憚于荷鋤播種而耰即所以樹之也若是乎欲知麰麥其必觀地與時乎性燥者不可使居於汙下性濕者不可使居于高原夫麰麥固惡濕而宜于燥者也使其置諸塗泥之地誠棄此麰麥耳否則或為稍地或為甸地或為縣地或為畺地同一麰麥所宜布之地而已矣喜寒者不可使之以暖喜暖者不可使之以寒夫麰麥之種固耐寒而不待暖者也使其植于炎燠之時誠負此麰麥耳否則既不先時亦不後時既不奪時亦不失時同為麰麥所宜種之時而已矣第狃于時之同而不擇乎其地則雖月令有書悉奉農官之相勸而山林之内川澤之間即欲託根而無自要豈所論于其地同者哉第恃夫地之同而不循乎其時則雖大田在望自誇封殖之維勤而需則患遲躁則患早揆諸農事而已乖然豈所論于其時又同者哉浡然而生寧有不熟之患乎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

即事以核士之實夫賢舉所尚以告焉夫既謂之士則其事不同于常人矣孟子以所尚明示之墊不可曉然于士之自有事耶且夫時至戰國桑戶棬樞之士往往役其志于卿相之尊而惟以揣摩為事蓋士之名則是士之實則非此其志尚可問哉乃若稽古好修身通六藝術廢于違時說者且以為迂疎而寡效則亦未觀其方寸中之所存有迥殊流俗者耳吾孟子繼洙泗之芳徽欲行道於天下得志則斯世斯民享其福不得志則儒冠儒服守其常此誠所謂士也乃周流列國戀戀于齊所遇王驩尹士淳于髡輩

皆不知孟子之心為何如心孟子之事為何如事吾黨既歷歷誌
之矣若王子墊士何事之問又可異焉想其曠觀於清廟明堂之
上任功分職莫不各有所司而士之所司安在哉置其身于局外
而越俎為嫌不參末議則將疑後車數十從者數百之為素食也
抑其俯察於市廛郊野之閭明動晦休無不各有所務而士之所
務安在哉袖其手以旁觀而名世自居無所表見且將謂大則以
王小則以霸之為虛語也且夫士之事未易言矣有一日之事焉
晝而講貫夕而習復也有畢生之事焉愛其身以有為養其身以
有待也有萬世之事焉為天地立心為生人立命也古今來德業

炳乎旂常功名光於典策何莫非士之事哉然此可為知者道難
與俗人言也若王子墊者生于深宮之中長于阿保之手所見所
聞域于孤陋何足舉士之事從容以詳告乎夫亦聊原其志而已
矣高其識于曳裾抵掌之倫而獨成其門戶蓋此志不肯菲薄耳
夫桓文襄穆之事業五尺羞稱而顧與縱人橫人營營於干進乎
則雖黃金白璧貨取誠工不足邀純儒之一盼游其心于王佐帝
臣之際而獨勵其姱修蓋此志自堪質對耳夫禹臯伊傅之規模
千古媲美而顧以一藝一材沾沾於自喜乎則雖智名勇功偏長
可用不能動修士之本衷然則人各有志而士獨能尚焉此其事

為何如事哉蓋在王子即事以相衡覺幼學壯行適成其迂濶而在孟子本志以定論覺正心誠意卓絶于庸愚明其為尚志而塾可無疑於士之事矣而猶未解也